











卷之八十五上六十一



英華卷七百八十一

封禪



封禪議一首

封禪射牲議一首



郊祀

皇后不合祭南郊議一首

駁祝欽明請南郊皇后九亞獻議一首

南郊先燔後祭議一首

廟樂

定宗廟樂議二首

論立對破陣慶善二舞二首

魯議一首

封禪

封禪議

顏師古貞觀十一年

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款謁舊唐書作謁敬之儀方展慶成之

禮固當為唐書作於壇下距唐書作趾預會要通典作先申齋潔贊饗已畢

然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美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山下

封於山上四出開壇道場通議南面入升於事為允今請

山上園壇廣五尺高九尺用五色土為之唐書作加四面各設

一陛唐書作階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陛唐書作階而會要作宜就行事二字

唐書作上附玉牒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書盛篋笥所以或呼

為石篋然其形大質重轉徙非易岱宗儻無此石皆應取

自他山所以不為混成累輯而作大要在於周固稽其鎮

會要案而近代儀注更名石礧礧非稽古之文會要作無

訓可尋羸

會要作盈

縮之間貴在折中

會要作裏

不煩紛議更增

疑惑今請方石三枚以為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

而立之纏以金繩用備檢約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

建分封亦以班杜立號謂之封通厭義可知今若置牒壇

上止因累石不加繕築即以為封匪唯嚴秘之道有如簡

率亦乃名實不副理恐乖爽今請於園壇之上安置方石

封印

唐書通典作璽緘

既訖

會要作畢

加五色土築以為封高一丈二

尺而廣二丈金玉重寶質性堅貞宗祀嚴禋皆充器幣豈

嫌華靡寔貴精確况乎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

資藻縟玉牒王檢式韞靈琦

會要作事韞靈琦

傳之無窮永存

會要

在作不朽至于廣袤之數足以載文辭緘束之方務在申膠

固今宜立制隨時損益豐功厚德既以跨躡前蹤盛典宏

規無勞一尊曩式今請玉牒長一尺二寸廣厚各五寸玉

檢厚二十唐書有長短濶一如玉牒七十其印齒疎密隨印大小距石之

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巧唐書作雕飾今既積土厚封更

無差動天長地久寧假支持斜設橫安請並弗會要作不置勒

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遠

通典作大矣其事尚焉我皇聲暢九垓威橫八極靈祇不愛其

寶兆庶無得而稽但當贊述希夷以據臣下之至具會要作其

祭壇之例會要作制登封之所肆覲萬國受記會要作職百神固宜

刻頌顯會要作播通典作明揚功業至如小距環壇會要作園石闕別樹

唐書作建事非經據無益禮儀煩而非西又請從減省神靈

寶而弗用由來無所施行廿六璽雖以封書莫不披于羣  
下受命之璽登封則用昭事上玄表茲介福休徵緯兆豈  
因常貫又封檢之璽分寸不同即事而言請並更造既順  
蕭虔之理永垂創制之名禪壇制度請從新禮行事儀式  
亦並依之自外委細不載於文者職在所司隨事量定議  
曰謹率愚管其錄如前庸疑之言不足觀採但封禪大禮  
舊典不存秦漢以來頗有遺跡闕而不備難可甄詳昔在  
元封倪寬專贊其決逮乎光會要作逮武梁松獨尸其事縉紳  
雜議不知所裁至如流俗傳聞記注臆說未嘗從事徒有  
空言乖殊不一曷足云也且夫沿革不同著之前誥自君  
作古聞諸徃冊方今台鉉佐時遠超風后秩宗典職追邁

伯夷究六經之妙旨畢天下之能事納于聖德稟自宸衷  
果斷而行文質斯允詔旨集公卿及儒生學士議登封事  
謹依訪聞具件如右但封禪大禮舊典不存秦漢以來頗  
有遺跡闕而不備難可甄詳昔在元封時主博採羣論建  
武有司亦稟成規至如記注述書委巷浮說不足憑據無  
所取材凡夫沿革不同著於往冊自君作古寔惟令範聖  
朝丕業方貽萬載臣下庸蔽不取專決請垂鑒察克斷宸  
衷謹錄奏聞伏聽裁擇謹議

封禪射牲議

高宗

裴守真

永淳元年

議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唯封  
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

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難以施行據封禪禮記  
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鑿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鑿駕至時  
牢牲揔畢天皇通典作唯奠玉獻酌而已今若祀前一日  
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  
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請從減罷謹議

郊祀

皇后不合祭南郊議

中宗

褚元量

景龍三年

議曰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  
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  
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  
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

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

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圓丘祭中最

大皇后內主禮甚尊崇一作禮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

禮典今遍檢禮經一作周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

配惟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

后不合預唐策作助會要作同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祀

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其行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

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即當云

若不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於文上更起凡明一作則是別

生餘事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

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

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親徹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

后薦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為宗伯生

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廟

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文相證何以

明也按外宗惟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

祭也又按王后行事摠在內英華作外非宰職中檢其職文唯

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

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所以一作得知又祭

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

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中車職掌王后之五輅

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叅之故

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

預唐策作助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會要作權悖亂

彛倫黷神諛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

及三代太誓曰王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凝丕天

之大績斯史策之良誠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

臣忝守經術不敢默然會要作緘默請旁詢碩儒俯循一作攬

典遵採作曲臺之故事行圓丘之正儀使聖朝叶昭曠之

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唐策作美歟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駁祝欽明請南郊皇后充亞獻議 蔣欽緒

議曰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議何以

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

也又司几筵云設祀先王之

昨讀作

席明

一作

祭宗廟亦

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

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人為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

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亦言祭

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

祭廟曰享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

宗廟之惣名非

一作不

獨天地為大祭祀也何以明之按鬱

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按尸與斝皆宗廟

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殯職大祭祀后

裸獻則贊瑤爵據天無裸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

之明文欽明所執

會要作云

大祭祀即為祭天地未得為定明

矣又周禮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

會要作赴

則

攝而薦豆籩欽明惟執此文以為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

緒等據此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

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臨

一作帥

事而卜日宿

視滌濯洫玉鬯省牲鑊奉玉盞制

一作詔

大號理其大禮

三字

一作禮

制相天王之大禮若王不與

會要有大字

祭祀則攝位此

已上一

會要作云

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

大祗大鬼

六字英華只作大祗會要作大祭今以舊唐書祀欽明傳增入

之祭也已下文

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

宗廟之事故惟言大祭祀也一若云王后合助祭天地不與

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  
後凡以別之耳王后祭宗廟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  
天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  
白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王后  
之獻亦如之王后不預則贊宗伯按此王后有故不預則  
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贊之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宗  
廟之薦本無佐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  
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  
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廟攝后薦豆祭天又命一作合何人  
贊佐並請明徵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按周禮  
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內

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之服按三禮義宗明王后

六服謂禕衣搖

周禮注及唐史並作搖英華皆作搖

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

也禕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搖翟從王祭先公則服之闕

翟饗諸侯則服之鞠衣以采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

見賓客則服之祿衣燕居則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但

自先王已下又三禮義宗明王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

地五岳故無助祭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

服明矣又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

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

王享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翟

車者后採桑所乘也輦居者后遊宴所乘也按此則皇

無祭天之車明矣又禮記郊特牲義贊云祭天無裸鄭注云惟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王爲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只及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典一作史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王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

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于南郊又

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祀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又

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助祭南郊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

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

議助祭實無正一作明文若以王者制禮自我作古明主立

斷非臣所敢言謹議一作皆舊唐書祝欽明傳

南郊先燔後祭議唐子元徐堅同議開元年中

議曰臣等謹按明慶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

祭前狀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

臣等按禮迎神之義樂六變而一作則天神降八變而一作則

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

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按尚臭之義不為燔柴之先後設

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按尚臭之義不為燔之先後假如用

人尚臭祭天則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尚聲

祭天亦燔柴何聲可燔先迎神乎又按明慶中無忌等奏

稱晉氏之前猶尊古禮周魏以降妄為損益者今按郭璞

晉南郊賦及注爾雅祭後方燔又按宋志所論亦祭後方

燔又檢南齊北齊及梁郊祀亦先飲福酒訖燔燎一作後方燔

又按後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後燔據此即周遵後燔晉不

先燔無忌之奏一作事乃相乖又按周禮大宗伯職

以玉作六噐以禮天地四方注云禮為始告神時祭一作薦

於神坐也又下文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

幣各放一作如其噐之色又禮噐云有以小一作少為貴者祭

天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合奠之神座理即一作不

惑又云四珪圭珪通有卽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

之時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珪赤璋白琥玄璜自是立

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於其方迎氣所用自分別矣今

按明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用先燔蒼璧既

已燔矣所以遂加四珪有卽奠之神座牲既已燔矣所以

更加駢牲充其寶一作實俎混昊天於五帝同用四牲失特

牲之明文加為二犢深乖禮制意一作事乃無憑請依貞觀

舊禮先祭後燔庶允經義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禮儀志

廟樂

定宗廟樂議二首

此篇英華題作太宗廟樂舞名議非

顏師古

貞觀十四年六月一日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

以誠潔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度

一作定

奏聞秘

書監顏師古議曰近奉德音俾令釐革嘉名創立寔宜允

副

會要有此十六字

伏惟聖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

仁重光襲軌化覃行筆慶崇

會作要出

瓜陔詩云濬哲惟

維一作

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又有深德

四字一作久而有深智會要作久而深智

虞夏二代發禎

會要作禎

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

登歌則各為駢太祖景皇帝迹肇漆沮

沮一作漆

教新函岐胥

宇之志既勤靈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求錫祚胤今

遐遠之期惟天所命以長

一作長興

福祚流于子孫也廟樂請

奏永錫之舞代

會要作世

祖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實啓

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

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犯也廟樂

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膺期馭曆揖讓受終奄有

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茲多祐

一作佑

式崇勿替誕保

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謂其終始之道皆能大明

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

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載物凝輝

一作暉

麗天易曰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靜柔順利貞資生庶類皆

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謹議

一作皆通典

許敬宗

議曰臣聞七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祖在天式彰於嚴祀

致敬之情允洽大孝之道克一作宜宣是以八佾具陳肅儀

形於綴兆四懸備展被鴻徽於雅音著一作考作樂之明義

擇皇王之令典前聖所履莫大于茲伏惟皇帝陛下天縱

感通率由冥極孝治一作理昭懿光被於八埏愛敬純深追

崇於百世一作葉求言錫祚思一作弘頌聲鍾律革音播鏗

鏘於享一作饗薦羽籥成列申蹈厲於蒸嘗爰制一作詔典司

加隆一作會要稱號一作加隆循聲覈實敬闡尊名竊以皇靈滋慶

濬源長委邁吞鷲之生商軼擾龍之肇漢咸一作盛韶光於

九二漸發迹於三分高祖紐地補天重張區宇迈魂肉骨

再造生靈恢恢帝圖與二儀而合大赫赫皇道共七曜以

齊明雖復聖迹神功不可得而窺測經文締武敢有寄於  
名言敬備樂章式昭彛範具列如左皇祖弘農府君宣簡  
公懿王三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  
大基通典之舞世通典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成之舞高  
祖太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  
大之舞七廟登歌請每室別奏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音樂志

論立對破陣善慶二舞議

高宗永淳元年

裴守貞

見舊唐書并會要

議曰竊惟二舞肇興謳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  
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  
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况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

鬻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別申嚴敬臣等詳議每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謹議

魯議

高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

代一作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

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噐與宮一無此字兼而用之以廣魯

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

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

也何則郢聞有其一無其字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

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禮樂以王者是

以非禮誣周公也設若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

可以亦無以字誣乎柰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

求禮於魯及觀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

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名文物之當用

可知矣又恐未來一作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疑一作從因言杞

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

之一無之字後得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恐其未能又

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

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樂一無此字亦異數之定分也夫

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

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譏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

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

儀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三亦無此字設公廟歌雍徹嗟

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

從子不得從其父邠晉應韓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

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為聖也如一作其不享是

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餒周公於一作子魯矣安在其為成康

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一有佐商二字成康之名孰與太戊崇

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

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

之長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

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一有大字王

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

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之私也  
 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  
 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  
 尊崇其父至于德功未著則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  
 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于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  
 康又得以天下之公器大典獨私于予一作周公乎周公有  
 大勲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鉅鬯圭瓚以賜之則可  
 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  
 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人陷其父乎若周  
 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弗克負荷首一無此字亂王者  
 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一作皆唐文粹

卷終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二

議二

明堂

明堂議三首

郊丘明堂等殿配議三首

明堂大饗議一首

明堂告朔議三首

明堂議

魏徵

貞觀五年

議曰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

有益或同或異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稽諸古訓參以舊

圖其上圓下方復

文粹作復

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齊

唐舊書禮儀志

會要文粹

歸暨當塗膺錄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

裴頴以諸儒持論異端鋒

唐書文粹作蠡

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

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

雖嚴配有所祭饗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何者夏禹哲

王致美于祭服周公大孝備物於宗祀聖人設教夫豈徒

哉然則身處卑宮神居重屋斯豈苟求壯麗崇飾華侈固

亦致孝尊親之道因高事天之義求其遠趣非無深旨盖

以神以虛玄無聲無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既杳冥而莫

測故廣袤之度罔知自何者至此一百一字夫孝因心生

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

以廣其敬宣尼美歎諸本意在茲乎自五帝迄今代

有損益宮室制度每越舊章重屋規獨獨虧前典文祖過

上階之儉世宗踰卑宮之陋配天致極理必不安伏惟陛

下以上聖之英靈承皇天之眷命一六合而光宅得萬國

平以上聖之其靈承承皇天之眷命一六合而光宅得萬國

之惟心九譯之貢既陳明堂之位仍闕永言殷薦誠感

中自五帝至此九十四字諸本並無臣等親奉德音諸本預作令參大議思竭

塵露增崇諸本作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觀

事資通變若據蒸鬯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

為則大體二字諸本作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臻諸本厥中全

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

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

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度諸本則並作制

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作故諸本不作諸本必師古圖像

備陳決之聖慮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

之下惟聞皇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

明度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謹議

同前

顏師古

議曰竊以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諸

舊唐書會志文要粹並作之

簡牘

全文莫覩起自

舊唐書會要文粹作始之

黃帝降及唐

諸本作有

虞彌歷夏

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眾說舛駁互執所見鉅

諸本作巨

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旨要實

布政之官也徒以戰國從橫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

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為準的理實

文粹作實亦

蕪昧然周

書之叙明堂記其四面則有應庫

諸本作門

雉門據此一堂因

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

月令

諸本無此二字

四時之次相同

唐志作用

則露寢之義足為隱括

諸本作又云諸本王居明堂之篇載帶以弓鞬禮於禋

諸本作禮九門磔禘諸本禦止諸本疾疫置梁除文粹

道以利農夫令國為諸本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諸本凡一事

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班諸本皆在露寢者也又記云

三字諸本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戾南

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

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太寢也尸子

諸本無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

明堂斯皆露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

後諸本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為矛楯原夫負屨受朝

常居出令諸本既在臯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

曰諸本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廣集諸本作

縉紳言論紛紛諸本終以不定諸本作終乃立於汶水之

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其方唐志文粹作孝成

乏世諸本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

大議營起諸本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大學一實三名

諸本四字作其實金衷唐志會等又稱經傳無明文不能

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大廟一物二名

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淳于澄又云三里之外七

里之內景巳之地穎容字子釋例亦曰明堂大廟凡有七

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兢為巧說並出自胷襟曾無師祖

審見且夫功成作樂治諸本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

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莫

諸本一作不

一隨時之義

斷可知矣聖上大啓崇基光膺寶運功高開闢之後德邁

邃古之初鳳紀龍官譬畎澮於溟渤隨山練石慙培塿於

方壺大樂與天地同和豈奏曩時之韶夏大禮與天地同

節寧踵前代之膠庠天縱多能睿詰玄覽總五行之秀氣

抱六藝之菁華秩宗茂典皆取必於宸極共工妙術咸稟

訓於深衷隱顯無遺洪纖必應百神受職萬物斯覩將建

明堂爰降絲紱規矩之度久已蓄於聖懷遠近之宜實不

惑於僉議

自聖上至此一百五十四字本無

假如姬旦

諸本作周公

舊章猶當

擇其可否宣尼藝則尚或補其闕漏况乎鄭氏臆說淳于

諛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昔漢謹封禪博召諸生則乖戾

多端事乃依違累載惟倪寬先覺獻奏昌言獨斷之於天子於是制詔始下決策施行紹列辟之鴻明成天下之壯觀今既時和歲稔俗阜萌安兆庶子來鈎繩庀具揆景置臬良其會也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唐書會要作闈實允事宜量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典彛諸本作明堂求貽則諸本作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可略而不論悠悠常談不足循其軌轍謹議

同前

陳貞節

舊唐書志作王宗仁有馮宗陳貞節等議

議曰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

舊唐書有自字

天垂象

聖人則之蒿柱茅簷之規上方下圓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且巳之地豈非得房心布政之

所當太極上帝之宮乎故俯仰從容諸本作仰正名定儀

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焉唐王作昔漢氏

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堙墜詳考文粹作據唐志作究難明孝武初議

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

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於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

年始製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會要作元是元年立於

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

取景已者者自會要作而已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

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求徽三

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

決因而遂止者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禮既

遙禮經甚諸本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之本

無之不孚佑者也則天太后摠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

皇室仲圮之期躡和熹後漢作熹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

殿承慶小寢當正陽巳諸本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

順端門唐志文儲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臨御乃起工徒

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為神靈之

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機大

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曾樓之業會要煙焰蔽日梁柱

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爾文粹邊加脩復况乎

地殊景已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乖諸本燹典

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工文粹

不文今體式乘宜違經紊禮雕鏤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下

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近唐志文粹作邇宮掖何以祈

天人神雜擾不可物取諸本作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况兩會要

作西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

中職司其憂豈容沉默當須審巧文粹作歷之計擇煩文粹作繁

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脩可因者隨時唐書會要作而文粹作宜適用

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

謹議

郊丘明堂等嚴配議

孔玄義垂拱元年

議曰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既言

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舊唐書通典會要無此二字昊天是也物

之大者莫大唐書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

過於此以明尊唐書之極也又坊曰唐書會先王以作樂

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玄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

天之祭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

帝配昊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

肇基會要王業應天順人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

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

祭為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

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故知明堂

之祭祀以祖考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祖諸本無高宗天

皇大帝配祭於明堂並我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謹議

皇天上帝配祭於明堂並我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謹議

同前

沈伯儀

議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

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

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註云

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祭上帝

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

於此最為詳備虞夏則退顓頊而郊嚳殷人則捨契而取

會要冥去取既差唐書前後乖次則舊唐書志會禮之序

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

成王以二字唐志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

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  
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  
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  
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

薦獻蘋蘩舊唐如此英華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  
并會要作蘋蘩

禮宗諸本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  
作崇

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神堯皇帝

請配圓丘方丘通典會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  
要作畢

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升中

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摠配五天謹議

同前

元萬頃范履水

漢自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鑿乾情象闢字通典開基太宗

文武聖皇帝紹統披元循機闡極高宗天皇上帝弘祖宗

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接旦神功馭德鑿

圖牒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千古舊唐志而莫擬豈徒錙銖

堯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

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兼配今議者引祭

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辭殊失因心之旨通典作

之祠殊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會要以承唐志通志忠

而順美竊惟唐志通兼配之禮特稟先聖之懷爰取訓於

通唐志規遂申情於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

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據

遺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遷唐志作通便是臣黜於君

邊易郊丘之位下非於上靡遵弓劍之心豈所以申太后

哀感之誠徇皇帝孝思之德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

天寧當若是伏據見行禮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

帝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耀

魄等遂含樞闡三葉之宏謨唐志作基開萬代之鴻業重規疊

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地郊天豈祠配之有別請奉高宗天

皇大帝歷配五祠以申典禮謹議

### 明堂大饗議

議曰謹按明堂大饗惟祀五方帝故月令季秋令云是月

也大饗帝則典禮所云大饗不閏十鄭玄注云謂偏祭五

於明堂莫適十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

於明堂莫適卽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  
玄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孝經曰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上帝據此諸文明堂正禮唯祀五帝配以祖  
宗及五帝五官神等自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  
情深崇禮唐志志切故於明堂饗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  
重之以先帝先后配饗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弘嚴配之虔  
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  
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按禮經其內官中官等五嶽四瀆  
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摠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  
天之親雜與會要小神同薦於嚴配之道理有不安聖請  
每歲元旦唯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嶽以下請依禮

於冬夏二至從祀方丘圓丘庶不煩黷謹議

明堂告朔議 聖歷元年

閻仁誥 會要作閻仁誥 班思簡等同議

議曰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

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

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也此

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歲首元旦於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

政事則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北則聽

朔之事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云玉藻聽

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

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

卒莫之適 會要 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

管亦時令告示下人其令祠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爲敬  
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  
謂天子每月朔日以配祖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  
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  
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饗魯自文公  
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  
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  
宮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庶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  
臣等謹檢會要禮論一作記非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  
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爲代無明  
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

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

無明堂而著其饗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為一作有

明堂即令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

月告朔之事臣等詳求一作歷觀今古傳考載籍既無其禮不

可習非望請停每歲一月一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其文以正國

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一作頒告

於朔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謹議一作皆舊唐書志

同前 王方慶

議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明一作順天氣統

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唐室殷曰重

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

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

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廟一無此二字為主漢代達學

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為一漢左中郎將秦邕作蔡邕立議會要

作義亦以為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大

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園

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

上辛日於郊惣校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

班於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于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

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

則禍亂不作會要災害不生會要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

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

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

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議

按春秋文公十

會要作六

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云閏附月

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

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

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

文粹有以此二字

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

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

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並是天子閏月

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

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

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祓於邦國都鄙于寶注

正建子之月吉日也此即玉苙潔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旦

通天宮受朝讀會要作頌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

祭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也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

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

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

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玄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

皆謂國門也明堂皆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

焉卒事及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

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元旦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

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惣校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之

禮耳而月取一政頒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即如禮

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  
 堂總章玄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言舊說天子行事  
 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饗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  
 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惟  
 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用一作同鄭玄云凡聽  
 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告其朔之時一作日明五方上帝之一  
 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矩冬則叶光紀  
 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為人帝及神列在祀  
 典亦於其月而饗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  
 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議一作識其禮羊亡其禮遂  
 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廢事草創

廢故云爾愛其主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廢事草創

明堂於太山既一作造明堂於太山既

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

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為禘祫祭三字會要於明堂作禘祫

諸侯王列侯宗子一作子第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

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得其禮爰至後

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

祭牲各一犢奏祭如南郊董卓西移記載烟滅一作載告籍烟滅

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摠

盡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于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

度南遷盖寡藝典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一作

之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樂

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據前  
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  
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盖  
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  
引為明證在臣誠寔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  
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苴若每月聽政於一堂  
一作明事亦煩數孟月視朔恐不可廢謹議

由緒 浙本文粹  
作緣由

一作皆舊唐書志

同前

張齊賢

議曰禮官狀云經史正立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

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此一無告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

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此字無告朔是知他月天子此字無

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為棄時政也則諸侯閏

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於邦國之中一作禮

記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下一作外皆有閏月玉居門之

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是天子不告而諸侯亦告

也穀梁子去聖尚近雖閏月告朔之義與左氏不同然皆

以天子諸侯每月當行告朔之事而禮之設一作西禮其文甚

著不可謂經史無正文也又禮官狀以一作云周禮天官太

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唐會要如此英華於邦國都

鄙及懸象一無此字法于象魏使萬人觀之一作象浹日而歛之

即是謂禮記玉藻之聽朔因此遂謂王者唯以歲首元旦

一告朔此說非也何者大宰所云布治唐會要如此英華作政恐元本避諱

于邦國都鄙者布其所掌太宰之典也故地官司徒職則  
 布教典春官宗伯職則布禮典夏官司馬職則布政典秋  
 官司寇職則布刑典唯冬官司空職亡以五官之職言之  
 則其職亦當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正月之吉宣布其  
 職之典非告朔也于寶之注以一無此字經所云正月之吉者  
 即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吉是朔日也今云告朔日者

即一作是傳寫之誤不可據以為說也又禮官狀云每月告

朔者諸侯之禮故云左氏傳云既視朔遂登觀臺今王者  
 行之非所聞也又云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  
 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謂此大謬也何者左氏所言  
 視朔者猶玉藻之聽朔也今禮官據左氏有魯侯行視朔

視朔者猶玉藻之聽朔也今禮官據左氏有魯侯行視

之禮即謂諸侯每月當告朔玉藻亦有天子行聽朔之禮

又有閏月王居門之事即

一作若謂

天子惟歲首一告朔何其

一取而一捨也又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又

云明王以孝理天下豈有王者設教使諸侯尊祖告朔而

天子不告也非所謂以明事神訓人事君之義又禮官狀

云鄭所謂告其時帝者即大皞等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

鄭注惟言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

人帝但天帝人帝並配五方時帝之言包天人矣但以文

王武王作配則是並告天帝人帝諸侯受朔於天子故但

於祖廟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於上天理宜於明堂告其

時之天帝人帝而配以祖考也故玉藻疏載賀場義亦以

時帝為靈威仰等五天帝且聖人為一作能饗帝孝子為

一作能饗親今若但告人帝則聖人之道未備非所謂能

饗也又禮官狀云若天子每月朔旦告祭然後頒之則諸

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是明太宰以歲首宣布一歲

之令太史從而頒之令既頒矣政既行矣而王猶日月告

朔復欲何所宣布者春官太子職云頒告於邦國是摠頒

一歲之朔於天下諸侯故諸侯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而

王猶月月告朔頒之于官府都鄙也此謂畿內彼謂畿外

事不相關也又禮官狀云漢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滅學

經典不存漢祖馬上得之未能備禮自魏一作下喪亂

弘多豈可以漢魏廢禮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禮官狀云禮

論等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禮崔靈恩三禮義宗  
廟祭服義亦載天子視朔之服不可言無也又貞觀顯慶  
禮及祠令非徒無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無天子歲首告  
朔之事今禮官何以言天子歲首一告朔乎借矛擊楯昭  
然易了每月告朔在禮不疑尊祖配天於義爲得若乃創  
制垂統損益舊章或欲每月聽政或欲孟月視朔此則斷  
在宸極事關執政固非羣議所得參詳謹議

一作皆唐會要

...

...

...

...

...

...

...

...

...

大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三

議三

宗廟

太原寢廟議一首

定宗廟議一首

七廟議二首

廢隱太子等四廟議二首

太廟遷祔議一首

論肅明皇后請別立廟議二首

遷廟議二首

重修五員廟議一首

太原寢廟議

顏師古

貞觀九年

議曰伏奉詔旨欲太原立高祖寢廟博達卿士詳悉以議

聞伏惟聖情感切永懷纏慕思廣蒸嘗事深追遠但究唐志

作傍觀祭典考驗唐志作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欲下土別

置至若二字唐志作昔周之豐鎬並唐志作實為遷都乃是因事更唐志

便作營非云一時俱唐志作別立其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

行事不稽古源流漸廣大違典制是以貢禹韋玄成匡衡

等招聚儒學博謀會要作詢廷議據此陳奏遂從廢毀自斯以

後彌歷年代輟而弗會要作不為迄今永久按禮記曰祭不欲

瀆瀆則不敬書云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斯並睿哲之格言

皇王之通訓况復導揚素志實招擬作昭懿則俾遵儉約無

取豐殷今若增立寢廟別安主佑有乖先古會要作旨靡率舊

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誠以天衷不遺至性罔極固宜勉

割深衷俯從大禮則刑于四海式光萬代列採縉紳僉曰

惟允謹議

定宗廟議

岑文本

貞觀九年

議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莫不二字一作何嘗不

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爰致一作致郊廟自義

乖闕里學滅秦廷儒雅既喪經籍堙一作殄雖而漢纂修

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

偏說是所一作執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會要多歷年代語

其大畧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

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

然孝思罔極需秦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

一代之宏規為萬世之彝典臣等奉述睿旨討論往載會

作載籍紀七廟者實多稱四廟一作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

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咸有一德曰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  
 昆虞喜于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古今咸  
 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  
 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  
 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正說一作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  
 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  
 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通典作也况  
 復禮由人情非自天墮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  
 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建七世得加隆之心是知德  
 厚者流光乃經世之高義德溥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

等參議請依晉宋舊典一作故事立親廟五一作六其祖宗之典

一作制不在此數一作武庶承天之道與於治一作理定之辰

尊祖之義成於孝洽之日謹議一作皆舊唐書志

### 七廟議

議曰昔孫會要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事五

代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商一作尚書稱七代之廟可以

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二墀王制云會要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

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

之廟主皆昇合食於太祖之室會要太祖東向昭南向穆

北向太祖者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無始

列傳卷之三十一

祖但商自玄王已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

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

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

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

饗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

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祖會要太皇處士君等

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

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並為會要

以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于一作有隋宗

廟之制斯禮不易一作故宇文氏以文一作皇帝為太祖

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洽一作重光

清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洽樂

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大一作數既近列在三

昭三穆之內故皇家會要大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

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

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二十九日勅宣光以下今作七依

舊號令尊崇續又奉三月一日勅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

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一作是太祖太祖之外更

無始祖周廟會要太祖之外以周文王會要為始祖不合

禮經或有引白虎唐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

王為太宗及鄭玄注詩雍序太廟一作謂文王以為說者

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

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為太祖耳非裕羣主合食之太祖

卷之六十五 禮記卷之六十五 四

今之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為始者殊為不可何者昔

在商周稷高始封湯武受命湯武之興祚由稷高故以稷

高為太祖即皇家之景皇帝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

主失守一作國國土不傳景皇帝始封實基明命會要作德今乃

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

不以曹叅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晉氏不以胡公

殷王印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陳隋不以胡公

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

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議者

僉一作多同帝亦然之唯杜林正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

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和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

肩假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和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

又魯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主

聖臣賢其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以必

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深遠方復立之豈是一作是非三祖二

會要宗之意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

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

知其說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惟新宜應慎禮

祭神如一作如神在理可不會要誣請準勅加太廟為七室享

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之議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志

同前

劉承慶

尹知章同議

議曰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此載籍

之明文古今之通稱一作制皇唐稽考前範詳探一作採列辟

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會要之主受命之君王迹

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湯武作基稷禹六字會要作昔湯武受命祚因稷禹太

祖代遠出乎會要作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存若夏繼唐虞功

非由繇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撥亂皆勛

隆會要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

肇立宗祊罕聞別一作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

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

備更會要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

率迭毀之制皇家千齡放且四會要葉重光景皇帝濬

德基會要唐代數猶近號雖稱一作崇於太祖親尚列於昭

總基會要唐代數僧近號雖稱崇一作於太祖親尚列於

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  
七故先朝未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  
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準禮復遷今還止  
有光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  
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臨朝  
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沿理難變革宣皇  
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若  
禮終運往建議復崇實通典作忠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  
請依貞觀之故事無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議  
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志

廢隱太子等四廟議

裴子餘開元三年

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嗣

一作亂

殞身昭代聖人

一作上

哀骨肉之深錫蒸嘗之厚憲章往昔垂法

一作範

將來

今欲使陵廟有憑神靈是享故禮曰禮從宜又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禮從宜者明可置也善繼志者不可改也我太宗文武聖皇帝功成理定制禮作樂太上皇能事斯畢窅然高視皆以禮順於情情通則類應樂感於物物感則德和所以深悼友于敬申孝享範圍軌躅潤色鴻名昔嫫廟列周茨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史一作代宏規後賢令範固知父子之愛兄弟之恩情有所殷會要方從大教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予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復明

魯僕曰予將以平日界秦秦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悔

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平

有其祀立廟必也一作雖史有詳畧而微旨見存又定公

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

氏禱而立其宮也竊以宮廟國號建立不殊季氏陪臣煬

公遠祖因禱立廟尚不為媿豈與夫睿聖深恩會要作闡

揚至化篤惟親之祀垂可會要久之法考之漢儲晉嫡則

如彼言乎周廟魯宮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矣匪漢思

所枉者深所直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昔炎德滅秦自

以功高百代天下郡國皆立高廟二祧不遷九祖並享三

分國用四海共違徒議廢興竟無得失既而疾因夢譴嗣

闕承祧雖天道有因亦人事何補既非此例不假推揚但

樂有差等禮亦異數恭聞正議虔訪有司金石取象於軒  
懸牢禮不虧於乾且談樂廢廟絕恩棄德神之無形亦可  
欺也又按周禮官有其職修其事若廢官去職何以敬神  
失敬與誠何以降福且尊以儲后位絕諸侯謚號既崇官  
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禮所安徇利忘禮何以爲國謹議

一作皆通典

同前

段同泰

議曰古先哲王作範貽訓不背時而立矩必隨俗而裁規  
由是因人以設教從宜而制禮苟反經以合禮膠柱以調  
弦故三代所以損益不同百王所以昇降斯別伏據隱太  
子章懷節愍懿德等皆稟殊恩式創陵寢一蓋蘋藻

檀柘豈非睦親繼絕悼往推恩者歟况漢置戾園晉修虞

祀書稱成秩禮記

舊唐志作記會要作祀

百神紛綸歲莛可畧言矣

按陳貞節奏狀云伏見隱太子章懷節愍懿德太子等四

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寢廟

相屬裸獻連時又引漢元帝朝貢禹奏及丞相韋玄成匡

衡等議以為先王典禮不可越之臣愚以為貢禹上書匡

衡奏記理異於此事匪其然者上述祖宗遠論壇墠往

復於商周之際徘徊於遷峻之間隱太子等並特降絲綸

別營祠宇義殊太廟恩出當時如逝者之錫蘋繁亦猶生

者之開茅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建封子弟

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功於人立事於代

字章懷節愍懿德太子皆尊殊恩式創陵寢一蓋並建漢

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歿之迹不同而君親

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會要均神道固是難誣

人情孰云其可又奏狀云合樂登歌有同列帝者隱太子

等廟比來裸享皆稟舊章牲止少年舞纒六佾進無季氏

之僭退用諸侯之禮恭惟故實未為乖謬自茲以降斷亦

可知又據匡衡議思矣太子后園親未盡謹檢會要隱太

子是皇帝曾伯祖本服總麻章懷是伯父本服周年懿德

節愍咸是堂昆本服大功親並未盡廟不合廢又準禮有

以舉之莫敢廢也故劉歆以為德薄者流卑德盛者流光

禮無所不順故無廢廟又漢司徒掾班彪云貢禹毀宗廟

匡衡改郊兆皆數復紛紛不定者何禮文缺微古今異制

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此自需之議則此真事也

臣衡改郊兆皆數復紛紛不定者何禮文缺微古今異

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與  
擬班彪之言足明古今異制禮合從宜按匡衡之議戾太  
子等以親未盡不毀斯則遠窺青史無可廢之文上固皇  
枝有深根之美一朝罷廢竊爲不可隱太子陵廟等權與  
建立素非禮官詳定蓋是恩從中來斯事非外獎至如漢  
置及園睦親也晉修虞祀繼絕也索神以祭則旁洽百靈  
咸秩無文則遠霑累代且置神之祀春秋所非陟岡在原  
詩人攸歎國家仁及草木孝通神明澤旣漏於三泉恩亦  
覃於九族豈有遠則堂伯祖近則堂諸昆服未絕於總麻  
情見遺於黍稷臣愚以爲置之則綏族廢之則收恩綏族  
則廟存收恩則享絕事關聖慮奏定爲宜謹議

太廟遷祔議

陳貞節

蘇獻等議  
開元四年

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昭穆迭毀而太祖常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莫獻無叙矣謹按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睿宗大聖真皇帝是孝和之弟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迺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禮論晉太常賀循議云禮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湯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唐志如此英華作武不嗣於孝成而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絕一作懷帝自繼於世唐諱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晉惠帝當同湯甲孝成別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

者事七代謂從禰以上也尊皆就實故思及

位同不可兼毀一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

守一作者事七代謂從禰以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

祖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於七代  
題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湯甲  
漢之成帝出為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  
宗神主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裸長序禮也  
此萬代之典敢不颺言謹議一作皆舊唐書志

論肅明皇后請別立廟議

前人

議曰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  
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太后有太妙之德  
以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帝舊唐書毋之尊自應別  
志作啓立一廟謹按周禮云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者姜嫄也

姜嫄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爲立廟名曰閼宮又禮論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旣不配食乃築宮于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謹議

### 遷廟議

權德輿

貞元十五年九月

今年夏四月禘享于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又伏准今月十六日勅帝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向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享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

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后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

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一廟是為屬尊故周漢皆太

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集無魏明帝初以太上上字皇

別廟未成故權設對袷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以下為

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運移於集作晉晉不以兄弟為代

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然後征西

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運移于宋初永和中疑四

府君主所載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文粹有築一室韋

泓請室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

廟以征西府君東嚮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悉虛

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

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  
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  
獻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  
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  
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  
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  
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爲昭太祖爲穆此誠乖  
儀一作疑倒置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  
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爲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  
所疑至於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啓於太康之代而左丘  
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儀文粹集則本作宜

廟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儀文粹集引

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

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寮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頔等

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一

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

分饗禘祫如集作幣玉虞集作主而枚卜瘞埋援集作引

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德明興

聖二說最為可據德明興聖之廟從集作別廟也等干集

於於創立此又易行伏以德明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

功契後為殷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德明流光無

窮啓皇運于后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

皇帝為曾玄猶周人祔於先公之祧也此亦亡於禮之文粹

無此二字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儀集本文禮文祀典

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明儒禮官講貫

詳孰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

時與崔微劉執經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在議集本文粹

作議中乃今累叨辱無獲二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

古今整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

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六條上伏惟聖慮裁擇謹議

同前

元稹

謹按禮官以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神主升祔則中

宗太昶大聖昭孝皇帝神主於四代數當遷之廟議者云中

宗復辟中興當為百代不遷之廟臺省官等又議云則天

宗復辟中興當留為一二代不遷之人廟臺省官等又議云其天

為居攝則中宗非中興之主不得為不遷之廟以愚所裁  
皆非得禮之中也按禮官為臺省官等議但以為中宗非  
中興故不得為不遷之宗皆曾不知雖實為中興亦不得  
為不遷之廟何則祖有功而宗有德蓋為始有功者為祖  
始有德者為宗非謂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祖宗也按禮  
緯云唐虞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夏不立太祖之  
廟四廟而已至後代以禹為宗亦立五廟其餘仲康復厥  
位少康代寒浞豈非嗣夏中興哉並無祖宗之號至殷以  
契為始祖初立五廟後代以湯為宗遂立六廟太戊武丁  
之徒雖有中宗高宗之名蓋子孫加之懿號而已亦無不  
祧之說周人以後稷為始祖後代又祖文王而宗武王遂

立七廟唐虞殷周雖立廟之數不同其實親親之廟皆以  
 四為準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蓋后稷文武三廟為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為祧廟故  
 周禮守祧註云先公之祧祔於集作于后稷之廟先王之祧  
 祔於文武之廟若以為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不遷之廟  
 則成康刑措宣王中興平王東遷集作周之始王並無集作  
 不祧之說豈非有功有德哉蓋以為七廟之數既定若親  
 盡之廟不毀則親親之昭穆無所設矣故不得不祧耳至  
 漢承秦滅學之後諸儒不通大義匡衡貢禹之徒遂建議  
 云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代宗孝宣為中宗惠  
 景已下為遷廟適值漢祚不求昭成已降德不逮於四君

景已下為遷廟適值漢祚不永昭成已降德不逮於四君

何若漢有八百之祚繼德之君有若孝文孝武者七人盡

為不遷之廟豈可後代遂為不祀其祖禰哉不經之言孰

甚於此又有以七廟之外別立祖宗之廟為說者以理推

之尤為不可借集作如聖朝以景皇帝為太祖神堯大聖

大光孝皇帝為高祖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為太宗別立

昭穆之廟六合不遷之廟為九盡以為積厚者流澤廣故

以增親親之廟六矣夫傳無窮者為萬代計國家以聖生

聖以明繼明無非有德之宗盡是有功之祖則有祖有宗

集作百盡居集作別廟於禮又可乎必若俟其壞貶然後

定祧遷則是臣子有輕議之非萬代無可傳之法考殷周

則無據言情集有禮則兩乖酌集作古宜今孰云可者曷

若削漢朝不經之說徵殷周可久之文從親盡則遷之常

規為百集作萬代不朽之定制集作計不易親親之祀終無它

惑之疑誠一王盛典也謹議

重修伍員廟

李善夷

伍相公員也廟在澧江之渚自為寇之擾為兵火所焚為野火所燎為風雨所壞為江浪所侵垂二十年向為墟矣

雖有鍾山蔣侯之驗其神亦無所依止澧守欲重建廟宇

里人曰不可員楚之仇也鞭我死君其過也甚又曰員孝

於父者其廟廢之則無以旌其孝建之則無以勸其忠太

守不決一日問余愚曰太守不知伍員非不忠於君者楚

平王非員之君也書曰並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平王非員之君也書曰並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非王臣楚之君即非天子也當平王之時君上乃周景王  
也楚子實天子之臣員即楚之陪臣吳楚之君乃五等封  
以其國迫近蠻夷地雖廣不得爲侯伯而爲子男故仲尼  
修春秋吳越楚雖大而不稱王止稱吳子越子楚子而已  
主乃彼之自僭則欺天欺天則安得其下不逆夫覆載之  
內天子爲君上固不可異二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  
然後殺楚子諸子觀兵滅國無代無之子胥周之臣也君  
在上不欺天者忠也復父仇者孝也忠孝旣備安得無馨  
香之祀乎

春之...

春之不...

春之...

春之...

春之...

春之...

春之...

春之...

春之...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四 祭法 議四

祭祀

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一首

昊天上帝及五帝異同議一首

論配坐議一首 功臣配饗議一首

禘祫議一首 加籩豆增服紀議二首

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一首

禘祫議一首 敬鬼神議一首

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顯慶二年七月十七日

長孫無忌 許敬宗同議

議曰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祀也 舊唐志 法施於人

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云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勲烈於  
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  
合與日月同例恒加祭饗議在報功爰及隋代並遵斯典  
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  
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亦垂於後自隋已上亦在祀例  
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唯此一議一作禮咸秩未申

今新禮及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聿遵故實

唐志作事修

附禮令依舊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于平陽以  
契配祭虞舜於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  
祭殷湯于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鄴以太公配祭周

祭殷湯于楹師以伊尹配 祭周文王于鄴以太公配

武王于鎬以周公召公配 祭高祖于長陵以蕭何配又按

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亦

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

通典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人據求徽令改用周公為先聖

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丘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

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謂詩書禮義通典作禮樂詩書

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立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

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玄

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

師則備善一經漢魏以會要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

先師周公宣公迭通典為先聖求其節文遞為得失所以

貞觀之末通典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

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求垂制於後昆華往代之

訛謬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通典改遂違明詔但成

王幼年周公踐極通典攝政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

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

此即周公會要作鴻業合同王者祀之仲尼生衰周之末

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

於千代通典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來會要

降奕葉封通典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貶

乎通典先師且又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

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

武王謹議

此篇自祭唐堯至準貞觀共八十八字英華元脫去

今以舊唐志會要添入

昊天上帝及五帝異同議

議曰依

舊唐志作據

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

通典會要作義

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

通典作祠

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

天帝臣等謹按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

通典作爲

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云月令及周官皆謂圓

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

以配天及明堂嚴父以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殊

乖諸本作姓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麗乎

唐志作於

天百穀草

木麗乎

同上

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

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廣

諸本作昊

大則成昊天據遠視之蒼

然

六字諸本作遠視蒼蒼

則稱蒼天此則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

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

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外別有北

辰坐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

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三

通典會要作二

等與北斗並列

通典作別

為星官內坐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之

唐志通典作所

說此乃義

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各有徵

通典作恒

相沿

唐志通典作緣

不謬又按

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

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以况之曰帝亦如房心為天王之例

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以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

作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

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昊

天諸本作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通典作圓丘別無

之文王肅等皆以爲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

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圓丘

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校吏部式惟有南

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

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下文即云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祠正在配

天而以爲但祭星宮文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

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然則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為感帝之祭事甚

不經今請憲章姬孔取王去唐志作鄭四郊迎氣存太微

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

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為二既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

合為會要一祀以符古義仍並請循唐志附式令永垂後

則謹議

論配坐議

文粹作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前人

顯慶元年

議曰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上帝而伏

義五代本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

有未安伏見宋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

舊唐志德追奉太宗以唐志文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

德道奉太宗以唐志文遵焉不配當時高祖先

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

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地深乖明

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曰二本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祀明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

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儀二本唯法云周人

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註曰禘郊祖宗謂祭

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

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玄二本註乃以祖宗合

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違祀配祠唐志良為謬矣故

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

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知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祀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惟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唐志作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禘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泊貞觀，並無一伏兩

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泊前只觀並無一併兩  
帝同配於明堂唯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

事乃不經不二本足作未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

明堂兼配感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

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則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

法宗文粹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唐志作有

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洪基文粹作曆德

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韜慶屈道事周導

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

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

改制物文創作粹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文

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

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

玄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唐書作協天造於上靈

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並二本

作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文粹作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

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臣等叨濫職定彝章敢執

禮經昧死陳情疑作請謹議

功臣配饗議

顏師古貞觀十六年

議曰竊以肅恭禋祀經邦彝訓追遠念功歷代鴻典故當

立文定制適事從宜垂禧後昆永貽憲則聖皇馭寓玄化

醇深錯綜遺文苞括舊藝於穆清廟備孝享於吉蠲股肱

良哉豫銘常之配佑爰發明詔俾命率由秩宗致請博議

儀列淺聞寡見無足觀採但禮經殘缺年載遐深傳習冬  
殊執凡靡一爾雅說祀禘為大祭公羊義大事謂禘何休  
所釋又異鄭玄然皆一配之文曾無重視之證是非衆論  
雖曰踳駁隆殺二端厥趣可觀謹按禘者合食禘乃禘祭  
禘小於禘理則非疑商書稱從與其大亨周禮著祭於大  
蒸是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惑魏晉以降莫不通  
行中間雖經差失梁朝又以矯正有齊立號朝宗河朔周  
氏命曆卜食咸陽修定禮義皆有憑據同遵此典未嘗釐  
革今欲更改實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雍不顯會要作揚其  
跡悠悠之論蔑足云也且夫無豐于昵昔賢著誠黷則不  
敬祀典明文徒見異端假從臆說煩而非當於義無取又



新君二年當禘明年春

唐志作當

禘于羣廟僖公

二字唐志又宣公八年

禘僖公也

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

新君二年禘三年禘自爾以後五年而載

諸本

作再殷祭則六

年當禘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

禘為平丘之會冬公如晉

通典會要作齊

至十四年禘十五年禘

傳云有事于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

禘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公是也如上所

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禘禘已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

不違傳義謹議

加籩豆增服紀議

崔沔

開元二十三年

議曰伏準今月十八日恩赦節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

經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  
所未通者謹按太常奏狀陸海所產鮮美之味隨所有者  
皆充祭用今既須豐理應加數宗廟之奠每座籩豆各加  
十二者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  
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文粹古今所崇變而通之

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

通典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

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汗罇杯飲則有玄酒之奠

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會要其犧牲以致馨香

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設然以神道

至文粹玄可存而不能文粹測也祭禮至文粹敬可備

而不敬通典廢也是以毛血腥膾文粹作血玄罇犧象靡

而不敢

通典作可

廢也是以毛血腥爛

文粹作血腥爛孰

玄罇犧象靡

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

存節制故禮云乃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成

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虫

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

簋簠罇壘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饗賓客而

周公制禮咸

文粹有異字

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即盧謀

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

純

文粹作盡

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祀

文粹作祠祭

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

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舊時享祀

四字諸本作享特

禮饌畢陳用周之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

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

一作助

祭致遠物也有新必

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取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

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

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增勗

文粹作勗增

虔誠其進

貢珍羞或時物

會要作及時

鮮美考諸祀

通典文粹作祠

貢典有所漏

略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

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邊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

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甗甗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

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也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

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

也雖加籩豆十二味足以蓋天下並夫物而措諸清廟有

也雖加籩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

楛之名近於侈矣昔魯人卅桓宮之楹又刻其備春秋書

以非禮禦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

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享宗廟四字文粹作而

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

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

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通典作無一合執

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文粹作臣竊據禮文

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諸本作小不可反制不及制敬

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諸本並無釐正無待其

其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

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令式擬文而行又按太常奏狀外祖

父母服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加至小功五月堂姨舅舅

母服諸加至袒免竊聞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聖人因之然

後制禮禮教之設本於舊唐志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

正家之道不可以二唐志惣一之唐志義理歸本宗父以

尊崇母以厭降豈忘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皆

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前聖所志

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往修新唐志會要禮

時改舊儀唐志會要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會要洙泗之典及

弘道之後唐元會要乃明皇諱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云

或斯見會要因天人之際可不誠哉開元初補

徵冰儻或斯見會要作因斯見矣天人之際可不誠哉開元初補

闕廬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勅令僉議于時羣會要作衆議

紛拏各安所唐志會要作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皇帝唐志會要作陛

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至開元八年特降別勅一依

古禮事復典故唐志作故實人知方向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

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為萬代成法謹議

楊仲昌

議曰伏奉去月二十七日勅太常卿韋縉奏稱正月十八

日恩赦節文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所未

通宜令禮官學士詳具奏令諸馨香之物其旨新鮮肥濃

之味陸海所產皆充祭用每座籩豆各加十二酒爵制度

亦令廣大者褊學固陋嘗聞於師猥參廷議之末思答守

官之用謹按禮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文粹有制字亦不欲簡

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

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為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

春秋曰蘋蘩蕙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

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唐志作和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

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尚唐志文粹作上將儉約以表誠則

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云文粹作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

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會要作宜易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此

明祭存會要作尚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二簋之奠為

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稱

下... 薦肥... 農則... 穰味... 有登... 加... 籩... 爵... 則事... 非師... 古與... 其... 別... 行

明祀也神又開之夫義以山出恒禮以體政違則有吝是禮

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

新制寧如謹守舊章又漢宣承園陵八節上食自茲以降代

行其典國初貞觀之後禮法公刊定今陵寢見有八節之奠

養朔望常食聖心追遠每物以加薦不敢黷於宗廟請施會要

作有之於園陵愚忝主司顧非知禮布之執事惟裁擇焉

又外祖父母請加至大功力月姨舅齊類加至小功五月

堂姨舅舅母並請加至祖免者謹按會要作儀禮曰外祖

皆總又曰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並為小功五月

其為舅總鄭文貞公魏徵已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

訖今之所加豈異前旨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

聖後學何從堂舅堂姨舅母並升為祖免則何以祖述禮

乎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則豈無加報於外孫乎如  
 以外孫為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何同等而相陵乎儻必  
 如是深所不便竊恐內外乖序親踈奪倫情之所沿何於  
 不至理必然也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問之子路  
 對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  
 忍也子路聞而遂除之此則聖人因言以立訓援事而抑  
 情是明例也禮不云乎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  
 月賢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况乎喪服之紀先王大猷  
 奉以周旋以匡人道一詞寧措千載是遵涉於異端豈曰  
 弘教伏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太常所請增加愚見以為  
 不可謹議

右二篇補舊唐志會要通典以服紀不當入祭祀遂並

不可謹議

右二篇舊唐志會要通典以服紀不當入祭祀遂並  
分兩處唯英華總為一議蓋元詔併指二事當仍英

華之舊

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未奉二年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凡受命始  
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唐志會要作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  
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  
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續禹黜夏  
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  
而祖文王則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  
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

高皇帝為太祖其先世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

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綱魏肇啓文粹作成王業建封于唐

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猶契之封商

后稷之封邠郊禘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

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

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尊文粹會漢氏文粹之末

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斯

文粹孰甚焉舊唐志作孰莫大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

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會要作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

唐志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

道其墜於唐志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

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以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禮

道其隆於唐志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

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以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

恐非所宜言文粹謹稽禮之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

天地之制自謹稽至此二十字唐志請仍舊禮文粹謹

議作謹稽禮文參諸往制

### 禘祫議

韓愈貞元十八年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宣令百寮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

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

祖宗肅恭集作敬祀事凡有疑三字集在不敢自專聿求厥

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

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

及議而志切集作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

說一曰獻懿廟之主

集作祖

宜未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

裕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

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裕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

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登

集作祭

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

廟主宜毀之宜瘞之

六字集作宜毀而瘞之

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

記云

集無云字

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

廟雖百代不毀裕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

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

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况於毀瘞而

不禘裕乎三曰獻懿廟主各宜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

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五百年矣今一朝遷之

此世世文粹有人聽疑惑抑曰二祖之靈恭顧依違集作不

一百一祖之祭於京師初於太廟也五百年矣今一朝遷之

豈惟文粹有使字人聽疑惑抑且二祖之靈眷顧依違集作不

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締裕

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有太祖其屬乃獻

懿之子孫也今欲止其子東饗之位廢其父之杭本大祭

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

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

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遠之集作違之其祭益稀昔者魯立

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

宮以祭之今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締裕也

合食則締無所主集作其所廢祭則於義集作禮不通此五說

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拆中以爲殷祖玄王周

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  
太祖得正東饗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盖曰集作

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盖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

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饗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

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

集作禘祫集作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神之祭

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

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

以臣議爲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

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敬鬼神議

李谿

古人言敬鬼神之禮有禱祠祭祀皆所以立不刊之典而  
教人孝悌非謂能為禍福而求益則何以言祈福歟若然  
者則必知鬼神之所在矣不然則何以知其益耶且書稱  
帝堯命重黎絕地天通無有降格以言天神不降于地地  
人不奸于天注云修矣各有其所自然不擾也左氏傳稱大禹  
鑄鼎象物使人知神姦莫能逢魍魎魍魎此亦言捍禦僻  
邪也今據史記列堯先禹後年代甚明若既使重黎能絕  
地天通則人神已不降格矣夏禹何所加益而鑄鼎耶若  
禹非妄作實欲知神姦則是重黎不能絕天地之通矣研  
斯二說將為妄則列之經史以為實則甚相悖今不知鬼

神尚在域中耶爲前聖所遇絕而不通也有無之間果未  
可詳辨以爲果有耶則宣尼固當語神而不拒子路問事  
也以爲果無耶則丕山蹊隧之逢不列於史策旣千里著  
論亦無復也自此已往或謂之有或謂之無竟無定止有  
無尚未知而君子敬之豈足求益耶然道固若是矣道斯  
在豈必徼福而後爲哉若徼福而後爲則是內懷詐僞曲  
諂之心非不愧乎屋漏也今江東委巷之禮祠夏禹蜀人  
則祠先主與武侯祈祝徼福昧亦甚矣且夏之後桀奔南  
巢蜀之後主面縛於成都苟有神禹先主武侯之靈何不  
救也豈有未能救其骨肉子孫而愛他人乎推而考之則  
鬼神未必能專爲利害也設公能害盈福謙饗于克誠亦

德所動古凶由人而也豈變化所爲哉易曰小人不見

鬼神未必能專爲利害也設人不能害盈福謙饒于克誠亦  
惟德所動吉凶由人而已豈變化所爲哉易曰小人不見  
利不勸不威不懲若以鬼神未能福人而無敬是不見利  
不勸也未能禍人而無懼是不威不懲也可以君子而同  
於小人乎是故敬而無失匪有他也禁淫祀勵䟽怠匪求  
益也苟有前聖之典籍在則禱祠祈福亦設教論道而已  
故君子敬順而勿疑



<p>...</p>										
------------	------------	------------	------------	------------	------------	------------	------------	------------	------------	------------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四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五

議五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五 辭賦類 議五

選舉

吏部兵部選人議一首 貢舉議一首

舉選議一首 省官議一首

尚書省官議一首 僕射議一首

省試學士代齋郎議一首

舉縣宰議一首 吏部議一首

兵部議一首

吏部兵部選人議

崔融

開耀元年

議曰太極生而兩儀見聖人作而萬物觀仰以觀法於天  
夫君人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

以天下之力動故號令能究而臣情得上聞八千年之初  
不可得而詳矣夫二十四氣之後請推揚而陳之軒轅氏  
之立議明臺斯所以上官於賢也陶唐氏之清問衢室斯  
所以下聽於人也以大舜之德也而有告善之旌以大禹  
之功也而有欲諫之鼓然則三皇乘策而下濟五帝繁一作  
擊手而上行唐虞按轡而光宅禹湯驅馳而奄旬雖步驟  
之道不同而啓沃之情一貫可不務乎今天皇垂衣裳負  
黼袞獨得千年之景運猶懼一物之未安發德音採輿議  
憂選司之或爽慮考績之弗明此天皇堯舜之用心也有  
司伏奉明旨以吏部兵部選人每年萬人已上及其銓是  
千放六七疲於來往虛費資糧者愚臣敢不悉以陳之夫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舉八才命四子上有以明其化下有  
以晏其風康哉之歌於是乎出郁乎之德於此自與夏商  
稽之亦克用又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自周道無章秦原競  
逐張官設府班員積於簡書選衆舉才受垂疑一於典憲  
降及漢魏下逮周隋豈其然歟無聞一作焉爾皇家再造  
區夏重張宸極四神驟雨而來遊五聖奔星而下降禮明  
樂備天平地成八百餘國之君長襲賓廷之冠帶七十二  
代之帝王仰仙間之軌躅量其土宇固可頓堅亥而迷太  
章筭其臣人固已讐容成而驚隸首室多忠信家盡孝慈  
老夫不知帝力童子羞論霸道文也哉也左之右之實蕃  
有徒不可勝旣出門無咎適顯於明時比屋可封何驚於

聖俗誠望博謀俊德敷求哲人兩曹妙選三官備設然後  
收其杞梓塞其蕭稂其有狀犯賊私罪當懲貶案覆已定  
景迹具存者此等既未合得官遠來徒爲勞費伏望許同  
選例限以歲年諸色入流每年叅選資品未著伎藝未工  
此等自知未合得官情願更加修習伏望許同選例錄以  
選勞闕疑外諸州道理迢遞河洛之邑天地所中伏望詔  
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番放既畢同赴京師選人每年長名  
常至正月半後伏望速加銓簡促以程期夫然有著者不  
來無德者不至來者就而簡之至者速而遣之因其物情  
亦何疲於來往順其人欲亦何費於資糧入官考績先憑  
善最比來乃有不論德行惟據功夫獎勸之道未爲辨裏

善且取此來乃有不諭德行惟據功夫獎勸之道未爲詳盡  
者愚臣敢不明日以論之書不云乎三考黜陟唐帝虞舜  
之遺烈燦焉禮有之矣百官會計文王武王之彛典存焉  
京房進課式之言漢王之所未暇盧毓苦真僞之雜魏后  
竟以施行盡善之文明詔攸在至如不論德行惟據功夫  
者此由外州郡牧未盡得賢監司長官時有其濫褒貶不  
遵令式高下隨其愛憎至公外爽曲私內結伏望播告天  
下申明舊章其有德有行府寮共推者雖有公坐小失重  
加褒進之無才無識朝廷罕稱者雖有公事微効量加抑  
退之德行雖不能茂因之以勤勞者亦量加褒進之然後  
命繡衣驄馬紉舉內外隨狀推科以情察察刑茲無赦令  
在必行夫然德行爲上功夫次之折衷之方庶幾此道微

臣等才謝知今學慙半古海內無事君子盈朝天下有道  
庶人何議謹議

貢舉議並序

文粹作議楊綰  
條奏貢舉疏

賈至

代宗寶應二年六月勅令州縣每年察秀才孝廉取在鄉  
閭有孝悌廉耻之行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  
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禮體者並量行業授官  
其明經進士並停子舉會要無此二字道舉亦宜準此所司請今  
年舉人等或篤會要作舊業既成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  
在途事須收獎不可中廢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依舊業  
舉試者亦聽明會要作經年已後依新勅時禮部侍郎楊綰  
奏請勅令公卿已下集議不工時為中書舍人議曰禮部奏

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勅人議者謹按夏之政尚忠

奏請勅令公卿已下集議不工時爲中書舍人議曰禮部奏

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勅公議者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

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古人與忠敬皆競人之行也且禮

號二字文粹作夫述行美極於文十八粹有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

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出詞以觀行則及詞也宣父稱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

不能措一詞不亦明乎間若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雉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化舊唐書楊綽傳文粹並作王政之所由

廢興也故延陵聽詩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爲

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

病爲是非而惟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

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

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

臣賊子由是生焉臣賊文粹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頽耻尚之失

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

國之士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

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於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

使干祿之徒趨於文粹末術是有道之差也夫以蝸蚓之

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

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

趨仕靡然同文粹風致使舊唐書賈至傳作所以楊綽傳同正文祿山一呼

而四海震蕩恩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

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

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

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

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

年文武之政廢賈至傳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

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文粹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生二代

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

東京終持名節之行至有外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臨朝

文粹作孤立川粹作外立毋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

道扇化於鄉里川文粹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

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

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迷顛饗國成促賈至傳作不求國

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

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賈至傳作從

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

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

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并未設

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數百年

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止依古制鄉舉里選

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蕪廣學校以弘訓誘今京有太學

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士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尚無賞

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誦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

私獎勸不其謬歟文粹祇一足以唐書有長浮薄之風啓僥倖

士不稱行實胃子何嘗嘗也

文粹祇一足

唐書有以字

長浮薄之風啓僥倖

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

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大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

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

推之

文粹作焉

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

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過是也謹議

其後而舉選議

趙匡本

一無本字

昔三代建侯與今事異理道損益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

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

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

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

朝舉選因一作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詭夫才一有至字

因習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

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惟無益於用實亦妨其習學一作正書

不惟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思自非識度超然特成孤秀

其餘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啓導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

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知一作智蓋有涯

分而九流七畧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

時但務抄畧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

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

誦一作書勤苦已甚其口問一作我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

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而墻及臨人決事取辦一作胥

吏之日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

少稱賦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求一作一

人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雜色

之流廣通其路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

故受官多低一作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歎待不才者何

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啓昏窒明故士子捨學業而

趨末役一作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

以求及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簿非

受性如此勢必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

舉選人以秋末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即又

及秋事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

糜費實甚非唯妨闕生業蓋亦隳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

以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其遠方欲力赴京師而以冀

一作異無際以此揆度遂至沒身使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

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

達京邑芻薪之費一作貴又十倍其四一作四方而舉選之人每

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關

中煩耗其弊九也為官擇人惟才是待今選司並格之以

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券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

纔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

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以明矣其弊十也選

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煩一作

此喻監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

因此逾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

三四赴官非一作折正身十有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

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更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

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謹議

雜色之流

此上京本通典有而字

一作皆通典

省官議

杜佑

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建六官

各有徒屬雖上文去質吏衆事繁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

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一作其後增廣光武建

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新唐書其一魏太和

分命使臣省州縣唐書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

六年省七百餘員

晉武帝炎以乙酉歲受魏禪年號秦始  
十年至乙未歲改元咸寧又至庚子改

太康年始城吳案荀勗議傳省州縣半吏在咸寧之後而

資治通鑑亦書於咸寧之五年今杜佑通典作晉太元六

年且有吳國尚在之語所謂太元乃東晉孝武年號非晉

初之武帝佑不應爾疑離印時誤指秦始為太元不及咸

寧而新唐書作佑傳

亦襲其誤爾當考之

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

初省內宮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衆庶所以古者計

人置吏故周官鄉遂稍縣畿約人定員吏無虛設自漢魏

晉隋暨于聖唐皆因戰爭流離征繕艱勞即省吏職存一作

在諸方策晉荀勗桓溫俱有此議息人救弊何莫由斯昔

臯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

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

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

禮部尚書禮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

職五教令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八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令

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

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

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

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一有神

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歷代增益以至於舊名

不廢新職唐書作資日加名繁職重不可遍舉所以後周依古

周建六官蓋由於此今畧徵外官別駕本因漢置隨刺史

巡察若今觀察使之有副使也叅軍後漢末置叅諸府軍

一作事若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一作遷易不同空存

虛稱皆無事實又司田頃景龍三年嘗置無何以煩冗却

停併入司戶殊為折衷誠宜斟酌繁省詳考損益欲求致

理必也正名神龍中官紀墮紊有司務廣集選人競收名

稱其時無闕注授於是奏署員外官者二千餘人自爾遂

為恒制當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

九百餘萬吏員雖衆經用雖繁人力有餘帑藏豐溢縱或

枉費唐志作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

天下簿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

比收歛土戶與客戶共計三百餘萬比天寶中纔三分之

一就中浮寄仍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

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十六員官十羊九牧

疲吏煩衆一作人疲吏衆顧茲大弊實思革之議者多云尚有跋

扈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托且

藥... 稔... 示... 亦... 作... 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時之論有

應未鹿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托且

糜費祿羨示

一作亦

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時之論有

才者即令薦用不才者何患奔亡而况各有姻戚顧戀家

產後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隗囂未滅魏太和正

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大元六年吳國尚在隋開皇三年陳

氏割據皆招羅後又志相吞滅此時猶不慮有失賢資敵

務以救弊為謀今田悅之徒並是

一作性實

庸瑣繁刑暴賦惟

恤軍戎衣冠士人遇如奴虜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

蜀孫權陳霸先之有江南固無范曄業秦賈季強狄之慮

斯斷可知矣今若以人情因習既久不能更改制度併省

內官但且權停省外官別駕司馬

一作田

及叅軍州縣額內

官約人戶減縣

一作封字

尉其被罷者但有德行才器委州府

長史搜擇一作論薦固亦不遺噐能如或渝濫先坐舉主

誰敢罔冒以陷刑章其有不被舉論但全舊名任叅嘗調

自當修進更俟甄收暫罷歲時何負此輩如柱國後魏末

置並是當時宿德勲盛業崇皆主重兵寵貴第一周隋以

後授受至多暨乎國家廻作勲級唯得三十頃地耳又開

府儀同三司及光祿大夫亦是官名還為人多廻作階級

隨時立制遇弊變通不必因循重複改作待戎車息駕百

姓稍寧一作欲增庶官則復舊制謹議

此篇當以通典為正其注一作乃英華本誤

尚書省官議

前人

議曰昔堯試舜於大麓領錄天下事似其任也周之司會

又其職焉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  
書尚猶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  
書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  
建始四年罷中書官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四人  
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內外而  
已其任猶輕至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  
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  
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  
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喉舌斗  
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令及左丞  
摠領紀綱無所不統僕射及右丞分掌廩假錢穀漢初尚

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於是始見曹名揔謂之尚書臺亦謂之中臺大事八座連名而有不合得建異議二漢皆屬少府魏置中書省有監令遂掌機衡之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晉以後所掌畧同八座丞卽初拜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本漢制也至於晉宋唯八座解交丞卽不復解交也宋曰尚書寺居建禮門內亦曰尚書省亦謂之內臺每八座以下入侍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遣出百日乏代人聽還本職其令及二僕射出行分道之制與中丞同令僕各給威儀十八人自晉以後八座及郎多有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歷茲永

多有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峻替歷茲永  
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糝粃文案員尚虛閑空有趨輝之名  
才無控蘭之實曹即可依昔奏探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  
書中有疑事先於朝堂叅議然後啓聞舊尚書官不以爲  
贈唯朱异卒特贈右僕射武帝寵之故也自魏晉重中書  
之官居喉舌之任則尚書之職稍以踈遠至梁陳舉國機  
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  
已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各置一  
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  
外置令大夫主之四年又復尚書三十六曹天賜元年復  
罷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脩勤二職分主省務至神麀  
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北

齊尚書省亦有錄令僕射摠理六尚書謂之都省亦謂之  
北省後濟北王以太子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別理  
衆事仍開府置佐後周無尚書隋及大唐皆有其制畧同  
凡尚書省事無不摠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爲臺咸亨初復  
舊光宅元年改爲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爲都臺咸通初  
復舊長安三年又改爲中臺神農初復爲尚書省都臺居  
中左右分司都堂之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  
左司統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  
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天下之事盡矣謹議

此英華有其旨而脫其文今以通典增入

僕射議

英華誤以比爲  
尚書省官議

前人

按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  
職司會府而非百僚師長之職也又按丞相亦秦官秦氏  
每羣臣上表皆云丞相臣某爲首漢之宗臣蕭何爲丞相  
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有疾法駕至第問  
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  
重當伊周之地廢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爲首大司  
馬大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嘗置左右丞相亦  
嘗改爲相國亦爲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爲三公於天  
下無所不統後漢亦以三公爲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  
也其後或爲丞相或爲相國或爲大丞相雖互爲之名其  
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劉義宣齊高帝

梁武帝爾朱榮陳武帝侯景齊獻武隋文帝皆為之歷代

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為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寮

之長今尚書令統領眾務提舉一作奉特綱目僕射貳之誠為

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

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寮也龍朔中天

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遠協伊尹仲虺為左右

相周公召公相成王為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

僕射則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按前代錄尚書霍光張

安世王鳳趙喜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彥回齊明帝

之徒或是三師一作丞相或是三公或是大將軍大司馬兼之

皆兼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已實宰輔也其特別自有

雖嘗改為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

僕射雖嘗改為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  
清室師三公尚書今豈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襲舊名無  
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按前代使持節得戮二千石  
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  
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置府辟吏今並豈有其實乎此  
例甚不能遍舉安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  
而為百寮之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一作不隔品致敬則  
諸司長官與隔品寮屬其可絕禮乎斯不然矣謹議

一作皆通典

省試學生代齋即議

翰愈

貞元十年

議曰齋即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

駿奔走以後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

力足

文集本無足字

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

籩豆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之子弟未爵

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

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

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

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

自非天資茂異曠日經久以道以業

蜀本作以所業進

發聞於鄉

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

乎矣然則奉宗廟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

便令於上者德藝之六也其亦不可移易矣今議者謂

之無所事謂齊如以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

使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  
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  
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  
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  
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  
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  
及其歲時日月然後受其宗彝壘洗其周旋必不法度其  
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  
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此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  
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  
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數一作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

即之實猶在齋即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今之變  
利於其舊不然則不可為已又况不如於其舊哉考之於  
故一作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  
宜故曰議罷齋即而以學生薦享蓋亦不得其理矣謹議

又其集作舉縣宰集作議元稹

右吏部以停年課資之格取宰邑字人之官公幹強白者

拘於考淺疾廢毫曠者得在選中倒置集作署是非無甚於

此朝廷將欲漸去其弊所以特設舉薦之科明詔既行起

請尋下有司再議登革何以取信於人據吏部云增加新

戶開耕集作墾荒田以是課考舊條獄絕繫囚寃人申雪亦

是政途常事舉察更不法恐生告訐之風有利益公家又

未指陳其目選授者例無異績尚得四考守常舉薦者

是歐途常事舉察更不法恐生告訐之風有利益公家又

未指陳其目選授者例無異績尚得四考守常舉薦者從

繼集作未殊尤豈可二年並集作能今請但行連坐舉主之

文不必更依吏部分析集作條件又云見任官及處十散

試官等並請停集且處家散試固有不能見任之集作官

何妨撫事集作若能集作限其資歷即與常選何殊今請

除見任縣令外其餘並令集作赴集又云檢勘榜樣剝放

程式及試書判並請準平選人例處分若此則案牘之吏

得肆奸欺書判雖工何關政術有同臧選赴集豈是特舉

與官今請應舉薦人量約文狀便令注擬亦不在剝放及

試書判之限又云並請注破碎之縣責其効實本舉良能

既集本蒙優獎皆居破碎之處恐同貶降之條以前數件

並恐不可施行伏請但依起請節文處分仍請據今年縣  
令員闕先盡舉薦人數留闕有餘然後許注擬平選人等  
冀將允當謹議

吏部議

蔣防

議曰吏部擇才用之地職在辨九流之清濁擇四科之邪  
正推忠良而進之傑舉廉直而黜不職夫天生萬民樹之以  
元后元后不能以獨任故委之以羣吏羣吏不能以自達  
故繫之以選部選部考風化之本源人倫之砥礪也書曰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哲與惠其選部之志歟所謂  
羣吏者君之耳目君以衆耳聽天下之哀樂則無遠不聞  
矣君以衆目視天下之得失則無遠不見矣若以耳不為

君之聰目不為君之明非羣吏之過抑亦選部之過其故

君之聰目不爲君之明非羣吏之過抑亦選部之過其故何也背輪轅之用雜賢愚之跡以至於此也夫聖人求賢良而授之政事非徒貴賢良之德義蓋重元元之性命也今之有司罕通其意每歲調天下之士但考其書判擬其資爲之品第授之祿秩先訪私家利便次論俸錢之厚薄多士盈庭而自售君衆賈之徒疑市焉豈銓綜人物品藻英髦之所在也是以天下百姓未臻於和樂者賦此之由矣夫以一鏡之明而照天下之形者固難盡其妍媸以一衡之平而稱天下之輕重者固難定其毫釐矣今每歲選人請委州府長史先研其跡行次考其渝濫曾理務者以恪勤廉慎爲一科處丘園者以孝悌貞良爲一科著此二科然

後申送主司按其詞而閱其材材與行必良則試之以理  
嬰可觀則從而祿之其郡府長史當校其殊考若材行相  
友朋黨相資則從而黜之其郡府長吏亦書以下考材如  
此則天下之共公於選吏吏部即亦不敢私於天下矣俾  
夫人顧行行顧材材顧祿祿無虛授人無苟得廉耻之化  
行貪競之風息矣恭聞十日所視十手所指猶是非可辨  
賢愚可驗况用天下之目乎况用天下之手乎率是道而  
察案不得其人風俗不致和平者未之有也謹議

兵部議

議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來尚矣仲尼有云不教民戰  
是謂棄之盖用仁義為之本籌畧為之次果敢為之末教

是謂棄之並用仁義爲之本籌畧爲之次果敵爲之六  
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  
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  
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所謂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蓋有  
自矣今之有司不曾端其本而徒襲其末取天下之士以  
懸的布埒爲之標準捨矢之中否跨馬之遲速以貌第其  
人升降其秩豈暇全武之七德射之五善者歟及國家有  
邊境之虞則被之以甲冑授之以弓矢駟以就役當數倍  
之師不能屠名城克強敵者何也在司武之不經擇士之  
無本矣孫吳者兵家之首足不可以行也今孫吳之術卷  
而不張徒以干戈爲擇士之噐何異夫無首而冠肘足而  
履哉今請天下應兵部舉選者各習兵書一藝然後試以

考矢復其武弁所謂智勇兼資材畧並運仁義之師復行  
於湯武之代豈惟式遏寇虐震恒戎虜者哉謹議

無不與然復昔與眾之官只不何以行也今將與之濟於  
之而不捐也然復昔與眾之官只不何以行也今將與之濟於  
之而不捐也然復昔與眾之官只不何以行也今將與之濟於  
之而不捐也然復昔與眾之官只不何以行也今將與之濟於  
之而不捐也然復昔與眾之官只不何以行也今將與之濟於  
之而不捐也然復昔與眾之官只不何以行也今將與之濟於  
之而不捐也然復昔與眾之官只不何以行也今將與之濟於  
之而不捐也然復昔與眾之官只不何以行也今將與之濟於  
之而不捐也然復昔與眾之官只不何以行也今將與之濟於  
之而不捐也然復昔與眾之官只不何以行也今將與之濟於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五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六 議六

冠冕

冕服議二首

衣冠乘馬議一首

太子服絳紗袍議一首

經籍

孝經老子注易傳議二首

冠冕

冕服議

顯慶元年九月十九日

長孫無忌

議曰隼

舊唐志通典會要有武德初撰四字

衣服令乘輿

唐志作天子

祀天地服

大裘冕無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

雖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南至披

衾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地數也而此二禮俱說

周郊與衾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

寒理非當暑若啓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

至於季通典作秋夏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隆通典如何

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衾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按周遷輿

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唐志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

地服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衾

又王智深宋紀曰明帝詔唐志云朕以大冕純玉藻玄衣

黃裳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于隋氏勸其禮令祭服斯則

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殊諸本今請憲

故寔郊祭天地皆服衾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姓

故寔郊祭天地皆服衮冕其大裘請停仍設禮令又進

作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通典會要並作冕四旒三帝祭

日月服玄冕三旒木無章謹按今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

即唐志三公亞獻皆服衮木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

翼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

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

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祠唐志

則玄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衮冕以下皆如

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

日所著會要作服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

未通允但各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為節義在法

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為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

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又王著會要作服玄冕

之時羣臣並著諸本作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

文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設

砮族之官去龜置蝮氏之職雖曰古禮唐志作難施周代事不可

唐志作通行是故漢魏以來通典會要作年下迄隋代相承舊事皆服

唐志唯用衮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乃作仍服五品之衣諸本臨作服

事施行實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衮冕謹議

公卿以下冕服議

楊炯儀鳳二年

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

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

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

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

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

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

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

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

又百代可知之道也今蘇知機表奏請立節文改章服奉

付禮官學士詳定是非者謹按虞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舊唐志文粹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象聖

王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文粹作物象聖王澤霑下人也

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唐志作機布教也華虫者雉也身

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唐志諱作武雉也以剛

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

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

文粹以生象聖王為物之所賴也黼者能斷割象聖王臨

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有周氏

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

神明也唐志文粹並無於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

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者衮者卷也龍德神異應時會

文粹潛見表聖王深沉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

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

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唐志

雖者山林所生也明其象也又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

在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

雖者山林所生也明其象也又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

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

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收黼唐志文粹並無此字黻之相

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故治唐志諱作化定制禮功成

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

法服乃自此之唐志會要作此之目出矣天下之文粹有服字能事又於

是乎畢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

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文粹作龍山火米者又不

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

紀官之號木為盛唐志作感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

會要作所此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與諸本作與符仰觀則璧合珠

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畫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

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施會要文粹作陳於法服也

雲也者從龍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

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鸞者

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鷩者鸞鳥也適可以辨詳

刑文粹作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功也

又稱藻為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非被

二本紅葩之狎獵請為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藻

者飾也蓋以蓮飾水也非謂藻為蓮若以蓮代藻變古從

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則文粹作意此又不經之

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

也今三品乃得周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

唯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國家以斷鼈鍊石之功今上以緯地經天之德漢稱文景周曰成康講八代之樂蒐三王之禮文物既行矣尊卑又明矣天下已和平矣萬國已咸寧矣誠請順考古道率由舊章弗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王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唐書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謹議

衣冠乘馬議

文粹作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景龍二年

議曰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上文粹皆乘車而以馬爲駢

服魏晉已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

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憇息馬援南伐

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

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

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

車憑軾可服舊唐志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

灼然之明驗也唐志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

謁唐志王公用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

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

**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鸞輿出幸法駕肯途左右侍

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止文粹可配車而行今乘

作只

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

褻末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

鞮而升鏡跣以乘鞍非惟不施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

折中進退無可文粹且長裙廣袖翼如檐如鳴珮紆組鏘

作韋

鏘亦奔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

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絀駮相續

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唐志秘閣有梁武

作云

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

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民唐志間唐志

作代作今

當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踈而兵士

著芒屨者闔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

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

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寔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唐志

武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政宜因俗禮貴緣情殷輅

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珮用捨無恒况我國家道秩百王

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唐志作資於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

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抑唐志文粹

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胃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

此行所以輒進征言用申鄙見謹議

太子服絳紗袍議并序

蕭嵩

開元二十六年蕭宗升為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

開元二十七年蕭宗升為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

服絳紗袍

會要作袞下同

之文太子以為與皇帝所服

舊唐志通典會要作

撰

同因上表辭不敢當請有

會要有司字

以易之玄宗令百官

詳議高與裴耀卿等奏議之

議曰臣等謹按衣服令云皇太子其服有遠遊冠三梁加

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紱犀簪一

諸本並無一字

導絳

紗袍白紗中单皂領襍襪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

帶劔珮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

其絳紗袍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劔珮等無別

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為首飾名制有殊并珠琉

及衣

諸本並無此字

裳采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

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

至敬之情有所未會要通典作不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

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為稱但稱為具服則尊卑有差

謙光成德謹議勅改為朱明服

經籍

孝經老子注易傳議劉子玄

議曰謹按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爰在近古皆云鄭注

一無此字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

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茂祖二

一作景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自齊梁已來多有

異論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

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宮著在律令蓋由庸俗

識故致斯訛然則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處

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止於學官若在律令蓋由肅然

識故致斯訛舛然則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據鄭

君自序云遭黨錮之事迹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

毛詩論語為袁譚一作潭非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

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注所述及

應對時人謂之鄭注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

周易都不言鄭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

注五經之外有中侯書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

答臨碩難禮駁許慎異義發墨守鍼膏肓及答甄子然等

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

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

也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諸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孝  
 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侯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  
 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  
 氏改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為演孔圖云康成注禮  
 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別作有評論宋均於詩緯  
 一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也  
 師所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玄之所  
 注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叙  
 孝經云玄又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  
 令余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  
 云為春秋孝經畧說則非注也謂所言玄又為之注者汎

注其序春秋亦云玄又為之注也寧可復貴也

辭耳非事實其序春秋亦云玄又爲之注也寧可復責以  
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承謝薛瑩  
司馬彪袁山松等其爲鄭玄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  
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  
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  
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訂證若  
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  
十一也魏晉朝賢論辨時事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  
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爲討覈而代之學者  
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  
於代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踈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

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其詳正無俟商  
推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士一作

生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邵邵

以示河間劉洸仍令校一作置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

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邵

以為此書經文盡正一作傳義一作甚美而歷代未嘗置

於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論旨發問

校其短長愚謂行孔廢鄭於義為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

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庵於河曲

仍以為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

鄙言流俗之虛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有三家河上

所釋無闕焉豈非生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也其家即

所釋無聞焉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也其言鄙  
陋其理乖訛雖欲繞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唾其過謬而  
况有識者乎豈如王弼英才雋識探賸索隱考其所注義  
者爲優必黜河上公昇王輔嗣在於學者實得其宜又按  
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  
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  
藝文志韓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隳  
刺者矣夫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  
將夫子連蹤而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沉翳不行  
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  
必欲行用深以爲疑臣竊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

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

伏見前前一作去月十日一作去勅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

等草議請行王孔二書牒禮部訖如將為允請即頒行謹

議

一作皆唐會要

同前

司馬貞

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本

參校古文省除繁一作煩惑定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

是鄭玄所注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其一無此字故往賢共疑

焉唯荀昶范曄以為鄭注以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

序以鄭為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為優且其注縱非鄭氏

所作而義旨敷暢將為得所其數處小有非德定亦未一作

所作而義旨敷暢將為得所其數處小有非憾是亦未作

非爽經傳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

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

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為

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

非宣尼之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其禮矣乎嚴兄妻子

臣妾一作嚴親孫百姓徒役也此妻子於徒役文句凡

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為一章仍

加于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即為章首不合言故是古

文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一無此字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

但經文一作不真抑亦傳習淺偽至一作注用天之時因

地之利其畧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一作

徒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傍出諸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之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寔未可望請準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注老子道德經者實謂玄言注家多罕窮厥旨河上公蓋憑虛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爲宗以無爲爲體其詞近其理弘小足以修身潔誠大足以寧人安國且河上公雖曰注書即文立教皆體指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玄談頗探一作深一作道要窮神用乎一作於一作橐籥守齋默於玄牝其理暢其旨微在於玄學頗是所長至若近人八立教一作修身弘道則河上

今請望王河二注今學丁者俱行又案劉向七畧有

於玄學頗是所長至若近人八立教一  
經得今請望王河二注令學丁者俱行又案劉向七畧有子  
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所存者多失真本又荀勗中經  
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  
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時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  
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畧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  
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其  
質粗畧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謹議

一作皆唐會要

其卧器皆雅非

其不憚膏之而

交突又工劍

讀書雖雜志云

其六平夏得四

其亦朝山此書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七

議七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七

議七

喪服

朝臣被推劾者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一首

嫂叔舅服議二首

父在為母及舅姨嫂叔等三服議一首

廣喪朋友議一首

改葬服一首

子游麻衰議一首

朝臣被推劾者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

魏徵

議曰竊以刑辟之設世輕世重防奸慮禍異代同歸傳曰  
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與禹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

乃哲王盛德稱之自遠爰逮近古漸爲深防刑人不在君側雖著禮經子孫緣於父祖猶無定式故張湯伏辜安世爲漢朝名相嵇康就戮延祖爲晉室忠臣是知君有刑臣之道下無讐天之義至於子孫方之昆弟愛敬不同非無等級考之刑憲參詳古今科條旣殊節文又異量輕重以原情因親疎以定制疎而不陋簡而易從示無私之心坦至公之路論德則可大爲法則可久理不失不害意因循弗革切爲未允至若被推劾者暮以上親不許入內此由罪狀初發君怒未怠父子兄弟義不自安上展睿聖之心下申恐懼之意且不聽入未爲失理依舊不改亦非乖謬

謹議

嫂叔舅服議

顏師古

貞觀十四年

議曰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  
 慎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寔不可相違喪過  
 乎哀承疑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寔  
 為舛駁特降絲綉俾革遺謬歷代之所不寤儒者於是未  
 詳超然玄覽獨照深致竊以舊館脫驟尚云出涕鄰里有  
 殯且輟巷歌况乎昆弟一作季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資一作  
 素已獨晏然玄黃莫一作不改靜言至理殊非弘通無益關  
 防實開淪薄相為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宣尼之胄為  
 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

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小功  
舅乃總服曲生異議茲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  
崇重寧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情爲昆弟之妻服  
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爲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踈  
中節名數有倫惟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如舅姑  
爲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  
重事義特隆一作崇饋奠之重一作勤誠愛兼極畧其恩禮有  
虧慈惠猶子之婦並一作普服大功已子之妻讎其戒降又  
是厚薄乖衷義理相刑一作形以類而言未爲允協今請冢  
婦基一作周服衆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笄之養叔  
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一作則周更無窒礙矣謹

議

一作皆由會要

魏徵令狐德棻同議

同前

議曰臣竊聞之四字文粹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

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

在乎敦睦由乎親親以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殺

二十六字舊唐志會要文粹並作夫親有九族服紀有然

六隨恩以厚薄稱情以立文紀唐志作術

會要作原夫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權之於母輕重相懸唐志文粹作論

殊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唐志文粹作族姨乃外戚他族唐志

文粹作姓求之母族考之終極去之彌遠唐志文粹作考之故

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甥

諸本作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徇諸本名喪實逐唐志作責

末棄本此唐志文 古人情有所未悟唐志文粹作 今之唐志

文粹作 損益實二字諸 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所宜

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者

則為之暮未嘗同居則不為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

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會要有

室 則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因諸本 知制服雖繫

於名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孩童之叔劬

勞鞠養恩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

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

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

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

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

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中虞則恩禮甚

篤顏弘都則志竭誠感唐志作作竭誠致感馬援則其見也

唐志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

其所行唐志之旨豈非先覺者乎唐志文但于其時上無

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唐志文千載至禮藏

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御宇光華再旦唐

文粹作欽明在禮樂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求念飾唐志文

終凝神遠唐志文想以為尊卑之叙已備二字唐志文粹

喪紀之制或情理未當唐志作隆爰命秩宗詳議損益唐

文粹作更臣等奏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

或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

二十二字唐志作或引兼實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仍有俾字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

於將來信列聖所聞唐志文粹作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終古文粹作超百王而獨

得者也其損益之事備陳如左九字文粹唐志並作諸儒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

申明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

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二字文粹作其衆子婦舊服小功今

請與兄弟子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

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總麻請與從母同

服小功謹議

父在為母及舅姨嫂叔服議

元行中開元五年

議曰夫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虜作聖

議曰夫天地之性惟人且取靈者蓋以公智周萬物惟

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時明禮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

本緣情制服則有申有壓借唐志會要天父天夫故斬衰

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牛則齊體死則同穴比會要

作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而妻喪杖周二本情理俱

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

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

嚴父故父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壓者則

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二本有可異於飛走別於華夷義

農堯舜莫之異二本也文武周孔所同遵也唐志作同今

若捨尊壓之重虧嚴父之義畧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

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又即母之女黨加

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總以  
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謹詳三者之疑並請依  
古為當謹議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

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識

一作識

其儔蓋寡佑甫昔年嘗為

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神馬大曆七年余寓滌  
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  
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  
幸也公理又念余曰政自從事於文場力氏未嘗以一言見  
誨豈所望也蓋示今議之利病荷歟公理年四十班於赤

海豈所望也蓋示今歲識之利病倚數公公理年四十班於

輝之下

六字亦作  
班存亦輝

簪筆侍簡為王近臣頃又佐廣問董淮

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濶視光車美服為貴為

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謏狹不畧我衰憊念噬膚之戚收門

吏之舊周爰諮謀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

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卷之多可以鎮方城况

其渺瀰既廣嶄萃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

有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

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柳州

吳知龐歛州濬或以疾而沒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沱若

有一作

而 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歛七箸離筵席

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

戚容而已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叅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爲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指館于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爲尚書倅僕感杜篋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嗤鄙之詞充於聽謂我樵夫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顰一作頻戚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柄施圓鑿自取辱焉諄諄如不能已僕懦夫也因是而自悔乃此文并其宴也太庖其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獨使膳夫歛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筭又焉

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循孔  
門之訓其它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義當矣  
又何以規議旣成客謂祐甫曰韋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  
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魏則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  
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  
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盍辯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  
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  
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  
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  
不由裏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  
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

蒲於上狼籍甚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刑副使之喪若

恐悲而就宴可謂哀樂矣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祈左傳

作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

至焉率而為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

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

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文粹無此字

韋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為魏公使介今

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及近而非中也僕射疑

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

為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故君子一作以敬故

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

子也厥戮宣子之業及其終也悼公射鬼降日非也

之祀鳴呼平昔悼公魏絳之君也絳厥悼公之弟韓厥趙宣

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

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文粹

作慎重公正之一無之字世論議之與刑罪一作與刑罰當豈異哉子

何見過川文粹有之字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

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

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

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

刻石而美之於後受舉為叅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

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

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

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困而書之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一作皆唐文粹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可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非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

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  
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總  
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  
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  
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  
塋大夫三月而塋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塋者也過  
時而不塋者謂之不能塋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塋雖出  
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  
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文粹無知其  
至少也改塋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塋而禮不備者若  
文王之塋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塋惠公以有宋師  
太子少塋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

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塋近代

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百二本無百字里之外或子幼

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塋於其土文粹作山

及其反塋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

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

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

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

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

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

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

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一作似三月而後

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

殯文粹無此字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

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

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子游麻衰議

高郢

衛司寇惠子之喪也其子虎見廢不得為嗣子游為之麻

衰以譏之將軍文子既悟而虎得復位載在禮典先儒是

非之說禮 戲人書曰盛德不狎侮使彌牟能知

禮也是君子也當書直以救失為不知禮耶是小人也當

務疑其 能提耳喻之何狎侮之為乎觀文子未正虎位

非不知也重違惠子之志將候告者而行之偃柩何以廣

自許以狎待人重其語言輕其重服乘人之失伐己之明  
又非美之位不可謂無辱且多識前言 其失而回適

若此設使立人之朝 人之政至於講大禮臨大節獻可  
替否任賢去邪言可得聞乎無以乃裂冠毀冕行恠而已  
矣遠觀望之未見其可直人不以其直也不敢以道徇物  
而忘其身赴井救人傷教害義殆非所謂習禮者矣

嫂叔舅服議第二篇 求之母族 此下浙本文粹有禮樂

詳洽

浙本文粹作五禮詳洽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八

議八

刑法

嗣濮王犯賊請免死議一首

將軍王去榮殺人議一首

復讐議三首

斷屠議一首

功臣恕死議一首

刑議一首

嗣濮王犯賊請免死議

裴子餘

議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故聖人但訊於羣臣  
仰採爰書俯窺刑鼎應議之科有八議親之意特深犯死  
之條有二犯賊之刑非重廣骨肉之禮則德盛而教尊崇  
錐刀之禁則化衰而情莫疑謹按國子司南之嗣爵重阜

陵當膠東之榮位齊列無聞樂善有墜昭害疑但以刑故  
宥過議人不捨武帝忍受於漢親抵罪可矜高祖約法於  
秦暴則知原情輕重與事淺深哀死者之銜寃不以親而  
廢法憫生靈之無識不以法而陷人盜爲因官犯罪專殺  
以盜之此正盜而爲輕因殺而非重進雖傷於貪穢退非  
負於幽寃豈惟乾坤感氣雨露所偏然而睦彼親親須明  
惻隱謹議

將軍三去榮殺人議

并序

崔器

右件官打殺本部富平縣令杜徽恩旨以其能放拋石免  
死奪官自身配陝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等未即行下奏  
請奉進勅旨議者

增補本進勅上自議者

臣等伏以法者天地之大典帝王守之猶不敢專也若王  
去榮者乃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開元已前無者  
尊朝廷也當今疑為天下主愛無親疎得一去榮而失萬  
姓何利之有又八議名例都無此名十惡科條乃居其一  
殺本部縣令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  
不知所從夫國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養由  
基射穿七札楚王以為辱國林慮公主男犯法漢君不為  
減罪賤枝則去榮何有受去則林慮可徵晉文棄原取信  
以信大於原也今陝雖要郡不急於法則海內無處不尅  
疑况陝郡乎無法也賈至等皆朝之忠良見尅在近此句疑  
謹議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復讐議 并序

陳子昂

臣伏見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  
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議曰

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枕干讐敵人  
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  
不可以明法故聖人修禮理內飭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  
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能暴亂不作廉耻以

此文粹  
作悉

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竊見同州下邽人徐元

慶先時父為縣令趙師韞所殺元慶潛為

集作  
鬻身

傭保為其

父報讐手刃師韞束身歸罪雖古烈者

新唐書  
作士

亦何以多

新唐書  
作如

誠足以激清名教旁感忍辱義士之靡者也然按

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之畫集作畫法也法之不二

新唐書作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父讐不同天亦國家勸

人之教者也教之不苟元慶不宜誅臣聞昔者刑之所生本以遏亂仁之所利蓋以崇德今元慶報父之讐意非亂也行子之道義能仁也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元慶之可顯宥於此矣然邪由正生理必亂作昔禮防至密其弊不勝先王所以明刑本寔由此今倘義元慶之節廢國之刑將為後圖政必多難則元慶之罪不可廢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禮誰救聖人作始必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義其政不行且夫以私意而害公法仁者不為以公

法而徇私義王道不設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時

新唐書作以其能忘生而徇集作於德也今若釋元慶之

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而虧其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

無生之節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新唐書實之以

刑然後旌其間墓嘉其微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於

令永為國典

同前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邠人徐元慶文粹作君者父爽為

縣吏趙師韞所殺卒得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

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間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

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况為

乎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

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唐新

書作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黜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

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嚮違

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

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向使刺讞其誠偽考正

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

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鞫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

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

元慶能以載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

之胷介然自克即死文粹作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

者宜有慚色將謝之而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  
不免於死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  
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陵  
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  
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教是惑於禮也甚矣禮  
之所謂讐者蓋以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  
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  
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  
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  
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  
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使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刑

受諸子復讐言此推刃之道使讐不除室言今若取此以

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

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

道之人豈以其王法為敵讐也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

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文粹有法字文粹有如字

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必達理夫達理二埋字游本文粹並作禮

同前 并序

韓愈

元和六年九月七日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四字舊唐

志作殺仇舊唐志自投於縣請罪勅云復仇舊唐志殺人自舊唐志志作

固舊唐志有彙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其天性

志在徇節本無求生舊唐志寧失不經特從減死舊唐志

之法二字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由是有此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即行尚書臧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

伏以子復父

文粹無父字

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

舊唐書有於字

周官又見

舊唐志有於字

諸子

文粹作信

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

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

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

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

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

文於律者其意將

文粹作時

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

引經而

新唐書作以

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言讐之

則死義

新唐書有者字

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讐也此

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受

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

又周官曰凡報

集本新唐書作執

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

復仇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

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戒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

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稱可

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

文粹作議

於今

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

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

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仇

者事發具其事因下仁字文粹作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

處之則經律文粹新唐書無律字無失其旨矣謹議

斷屠議

崔融聖曆三年

議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獮

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自天子

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鑿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厨故能幽

明感通人祗輯睦萬會要作百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若通典作者禁

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便通典作將恐違聖人之達

訓紊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如江南諸州乃以魚為命

河西諸國以肉為齋一朝禁止百姓勞弊富者未革貧者

難堪二不可也加有會要貧賤之流封割為事家業倘失

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揔絕但益恐嚇惟長

奸欺外有斷屠之名肉誠鼓刀者眾勢利依倚請託紛紛

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人之小心通典作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

會今非國諸本有家字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

儀從容中刑典自天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為

盡善伏惟聖主採擇謹議

功臣恕死議

呂溫

昔衛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近

代惑者為因口號一作因實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與考諸

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  
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  
刑者聖王所時一作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  
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  
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  
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壘畝  
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  
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怙寵崛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  
義是宜崇威竣法大爲之防而反冊書鐵券許以不死其  
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爲無傷乎且人  
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倉忽一且

笑歌有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

行兇險突憲綱或姦鋒將發豐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

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滄之勞集作螢燭之

助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

過之地何怨死為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集作又告以無

死是增驕而啓奸適所謂賞之一有禍也雖恕之死其能

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

宥以罪死是宜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

也若乃循如狗盜庸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

其慕生廉耻自固名節非所以道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

也以為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拘集作之以紀律

名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勲全名剖符  
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柰何撓權亂法以罪  
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  
軌物之制也謹議

刑議

楊夔

議曰刑可以立乎堯舜不能去不亦深乎曰貳於法而行  
之苟違之者是不由砥終而紊之則孰若嚴刑而使知畏  
姑以一字言之立其墻垣崇其閑閤猶有穴而入者而况  
於不設乎漢輕其法寔民於禍矣之而不是子更此句疑  
呼致金於路坐拾者以盜不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九

議九

貨食

貨泉議一首

復漢以粟為賞罰議一首

錢貨議一首

錢重物輕議一首

廢職田議一首

邊防

與魏徵論突厥議一首

拔四鎮議一首

設險議一首

貨食

貨泉議

文粹作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開元二十二年

議曰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

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  
 相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  
 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  
 不即改作詢之蒞菑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  
 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文粹作錢布為下幣管仲曰夫三  
 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  
 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  
 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  
 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  
 權唐志人為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  
 人為唐策有自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  
 鑄二字

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  
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  
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柰何而  
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  
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雜心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  
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塔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  
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  
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  
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  
以威禁故法令不可以行人之理亂

十字唐志會要作法  
令不行人之不理

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

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會要益恣昔漢文

帝之時吳淠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

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

其不可丑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

言其失以効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茲於前而爐不知加

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賈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

錢錢輕會要無此二字禁寬則行錢重唐志會要無此二字禁嚴則止止則

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會要

曲二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

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

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

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鑄會要不破會要疊公

字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唐志會要文粹作未作未唐策作斯通典作不復利

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謹議

復漢以粟為賞罰議

呂溫

議曰先王賞以飾喜罰以飾怒喜必待功而賞不僭行怒

必集作得罪而罰無輕赦其來尚矣漢氏雜霸道而隳王

制昧宍規而徂小利俾人納粟除罪拜爵以罰人則廢法

以賞人則廢功以儲蓄則廢本是阻禁作勞惠奸而怠棄

南畝也何以言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而班爵於弁斐之

家折圭於滯積之室使屠沽賤隸陵駕英豪苟有懷廉耻

之心豈復致患難之死雖月要天地日誓山河而賞不足

以勸矣天討有罪刑之

集作 茲

無赦而撓權於殘賊之徒屈

法於奸宄之黨使覓人汙

集作 酷

吏言暴無傷苟開必免之

門孰懲罔極之惡雖臨以斧鉞驅於鼎鑊而刑不足以威

矣且朝糜好爵以粟授受國有常刑以粟出入貪利愛生

之夫孰不願空寵而貨主組竭倉廩而救死亡拜爵者

坐等封君遂忘其本業免罪者室如懸磬

集作 磬

曷保其生

聚賞罰者君

集作 長

人之大柄農畜者為

集作 有

國之求圖忽

而棄焉曾不是念而利乎國儲之費是實兵食之僅濟其何

痛歟然而漢承秦弊中國耗勦高惠務厥寃鞫孝文守以

本儉德未浹於海外威未行於四夷邊候猶聞擊柝戍士

不得解甲晁錯是以權宜之對救弊之術偷利於當代

一特雖曰有因而為終貽識者之誚國家體元御極

繼天而作勝集作騰軼殷周休有集作紹休唐虞率我蒸人登于

壽域王一變至於帝帝一變至於皇非大道之暮不聽非

聖德之猷不集作非盛德之事不問焉有集作近古之失策採庸

臣之詭論者哉必患國廩猶虛邊餽未繼莫若興李愬之

平糴務充國之屯田練將簡兵以省軍費輕徭薄賦以悅

人心東作一興西成再秋則太倉之蓄如京矣塞下之稼

如雲矣亦何必虧昭德塞違之道墜信賞必罰之典恐非

聖唐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錢貨議

元稹

奉進止當今百姓乏集作困衆情所知欲減稅則國用不

充欲依舊則人困轉甚皆由貨輕錢重征稅闇加宜令百

寮各陳意見以革其弊者臣以為當今百姓之困其弊數

十不獨在於錢貨征稅之謂也既聖問言之又以為黎人

之重困不在於征賦集作賦稅之闇加悉在於剝奪之不巳錢

貨之輕重不在於議論之不當患在於法號集作號令之不行

今天下稅賦一法也厚薄一槩也然而廉能蒞之則生息

貪愚蒞之則敗傷蓋得人則理之明驗矣集作世豈征稅闇

加之謂乎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為

交易黔巫溪澗大抵用水銀珠砂繒帛集作採中帽以相市

然而前人以之理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費

又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

稅已來天下之財限爲三等

集作品

一曰上供二曰普使三

曰番州皆量出以爲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獻以  
市國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鏹滯帛以貽子孫者  
有高樓廣榭以熾第宅者彼之俸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  
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置度支轉運已來一則管鹽以易  
貨一則受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月進之名有正至三節  
之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且  
百姓國家之百姓也財貨國家之財貨也不足則取之有  
餘則捨之在我而已又何必授之重柄假之利權徇彼之  
徼恩成我之怨府哉今陛下初臨億兆首問羣寮誠能禁  
方藩

集作

鎮大亞不特之獻貢罷度支轉運別進之名絕賂

遺之私節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舉深賊罪之刑精覈考課  
之條慎選字人之長若此則不減稅而人安不改法而人  
理矣至于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熟矣或更大錢或放私  
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毀或禁器用或  
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或益者蓋法有  
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已來初有公  
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  
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勝然而  
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墻垣欺  
濫偏行於市井亦未聞鞭川粹一夫黜一吏賜集作一告  
許懷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至也陛下誠能

採古今救弊之方

集作法

施賞罰必行之令則聖祖神宗之

法制何限前賢後智之議論何窮豈特愚臣盜竊古人之見自稱革弊之術哉謹議

錢重物輕議

前人

右臣伏見中書門下牒奉進止以錢重物輕爲病頗甚宜令百寮各隨所見作利害狀類會奏聞者臣備位有司謬摠邦計權物變弊職分所當固合經心有思上達豈宜待問方始啓謀臣伏以作法於人必求適中苟非濟衆是作不臧所以夙夜宜懷重難其術伏奉制旨旁採庶寮臣實有司敢不知愧旣不早思所見上沃聖聰今乃備數庶官有隨奏議無乃失有司奉職之體負尸位素餐之責况道

謀孔多是用不集盈庭之言自古所知至於業廣即山稅  
徵穀帛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之滯藏使泉流必通物定  
恒價羣議所共指事皆然但在陛下行之有司遵守利害  
之說自足可徵若更將廣引古今誕飾詞辯有齊畫餅無  
益國經恐重空文不敢輕議謹議

廢職田議

井序

李元紘

開元十三年

時初廢京司職田議者請於關輔置屯田以實倉廩元紘  
建議曰

伏以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後地棄不墾發閑人  
以耕棄地省餽運以實軍糧於是乎有屯田其為益多矣  
今百官所退職田散在諸縣不可

權要書本傳

聚也百姓

有所私田皆力自耕墾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須公私相

換徵

會要作調

發丁夫徵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

地置屯占所未有得不補失

會要作若此處置

或恐未可謹議

邊防

與魏徵論突厥議

温彥博

貞觀十三

三字貞觀政要作四非

年頡利初敗而來降者甚衆詔議

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

寔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浮

之河南交蔡之地

政要作豫是

散屬

舊唐書突厥傳作居

州縣各使耕織

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

空矣惟中書令温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

原塞下令突厥傳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

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河南

兖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將從之秘書監魏徵奏

曰突厥傳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

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代寇中國百姓冤讐陛下以其降

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政要土匈奴人面獸

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

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取政要河南以為郡

縣陛下柰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

擊息月突厥傳倍居我肘腋政要邇王畿心腹之

疾將為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温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

政要作如天也夏憂哉突厥傳作百

也政要作如天地覆載突厥傳作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

突厥破滅政要作敗之餘歸心降政要作附陛下不加憐愍棄

而不納非天地之道政要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

河南亦無所患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政要

恩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晋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

以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帝不用欽等言數年之

後遂傾河二本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

言遣居內地二本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

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醜政要

以命歸降二本我援護之使二本居內地我指麾之突厥

稟我指麾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為農人選其酋首政要遣居

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有

突厥傳

南單于居

突厥

傳作

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上竟從其議

拔四鎮議

崔融

議曰北狄之為中國患者久哉唐虞以上為獯鬻殷周之際曰後代西京東國有匈奴冒頓焉當塗典午有烏丸鮮卑焉拓跋世則蠕蠕猖狂宇文朝則突厥恣睢斯皆名號因時而改種落與運而遷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兵連禍結無代不有長策遠筭曠古莫聞夫胡者北狄之摠名也其地南接燕趙北窮沙漠東接九夷西界六戎天性驕傲規伺便隙鳥飛獸走草薶轉水移自言天地所生日月所宜南有大漢北有強胡更相馳突至今陷潰者靡歲而寧

焉漢興高皇以百萬無不窘于平城之下國人羞之逮至成  
皇患其如此赫然發憤以肆志遠畧建元中使張騫始通西  
域旣而列四郡據兩關以斷匈奴右臂乃復度河湟築令  
居塞以絕南羌北交於是乘障塞絕亭燧出長城數千里  
矣于斯時也承文景玄默之後國用富強太倉之粟相因  
水衡之錢貫朽練兵選將深入窮追傾府庫之財殫士馬  
之力行人使者歲月亭障貳師驃騎首尾關河餓虎未摧  
其國已耗駝馳旣死其人亦殄乃至造皮幣筭緡錢稅舟  
車榷酒酤夫豈不懷深惟長久之計然而匈奴於是乎孤  
特遠竄羽檄不行焉始孝武開西域之後爲置使者校尉  
領護之宣元哀平其道不替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

域怨叛與中國隔絕並復從屈匈奴歛稅重刻諸國不堪  
命光武中興皆遣使求內屬自建武至于延光三絕三通  
至唐太宗方事外討復脩孝武舊跡並南山至於葱嶺爲  
府鎮烟火相望焉其在高宗勵精爲政不欲廣地務其安  
人徭戍繁數用度減耗復命有司拔四鎮其後吐蕃果驕  
大入西域焉者以西所以城堡無不降下遂長驅東向踰  
高昌壁歷車師庭侵常樂縣界斷莫賀延磧以臨我墩煌  
伏賴主上神鑿通幽冲機測遠下嚴霜之令興時雨之兵  
乃命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行軍大惣管安西都護闡温  
古爲副問罪焉時也先命蘭州刺史行軍司馬宋師將料  
敵簡徒倍道據磧賊逢有備一戰而走我師追躡至于焉

春糧道不繼而止竟亦無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涼待價於  
瓊州棄溫古於秦州放棄二罪而諸將咸肅至王莽隸而  
四鎮復焉今若拔之是棄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小慈者  
大慈之賊前事者後事之師柰何不圖也四鎮無守則在  
胡益贍必兵加西域諸蕃氣羸恐不能當長蛇之口西域  
旣動自然威臨南羗南羗樂禍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連  
則河西危河西危則不得救况復邊境守禦之具未整內  
郡武衛之備未精方湏命將出師興役動衆向之所得今  
之所失向之所勞今之所逸可不謂然乎而議者但憂其  
勞費念其遠征曾不知其蹙國減土春秋所譏杜漸防萌  
安危之計夫南羗者請試言之往孝武皇帝築令居時羣

羗明約與匈奴合兵至十餘萬共圍抱罕遣李息爲擊平之是則羗胡同惡有自來矣遽而依西海塩池左右漢遂囚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民以居之至宣帝時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爲畜牧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後羗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乃遣充國與諸將擊平之是則願牧始言非止於今年耳且漢之匈奴曷若今之默啜今之勃律孰與漢之南羗頃者若兵稍遲番賊先據要害則河西四郡已非國家之有今復安得而拔之乎何謂非國家之有但莫賀延大磧者伊州在其北沙州在其南延袤向二千里中間水草不生焉每災風橫必石飛吼行人晝夜有朽骨以知道路夜視斗柄以辨方隅

徃徃過馳泉時時得馬酒而後度焉蓋馳馬死者十四五  
人畜疲極若北有強寇則難以度磧漢兵難度磧北  
西延安及諸蕃無救則疲兵不能自振不能自振則爲賊  
所役屬賊吞之又得肥饒之馬馬肥人逸漢復焉得懸軍  
深入乎有以知通西域之艱難也磧南有沙瓜甘肅四州  
並以南山爲限山南即吐渾及吐蕃部落賊知漢兵不得  
度磧必踰南山分路而下磧北賊與突厥通結相合而前  
則涼州以西勢必危矣故曰非國家之有拔之非便主上  
以默啜逆天置之度外神武不殺上仁好生遂令匍匐請  
命聳踴知耻中國不聞犬吠之警邊亭不識狼顧之憂聖  
人之用兵也如此則知啓脩政而有苞奔農脩德而夙沙

至禹焚甲而夷人附舜舞戚而苗民來爲不虛也賈誼書

云賈誼新書作周

成王問鬻子曰聖王在上位使人富且壽夫富

則可爲也壽不在天乎對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

之事則人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吏積於德人

無凍餒則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吏積於愛則

刑罰廢人無天闕之誅則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人以

時而用之以節人無癘疫則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今聖

主在上而得四生稟氣流形孰不幸甚然爲邦之道安不

忘危漢特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郎中侯應習邊事

以爲不可東漢時西羌作亂徵天下兵賦役無已司徒崔

烈以爲宜棄涼州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涼

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  
匈奴右臂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輯之之策仍欲割  
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土勁甲堅因  
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竟從燮議今宜日慎  
一日雖休勿休探候應不可之言納傳燮深慮之議然後  
風爲號令雷爲折衝繕甲兵思將帥上與天合德下與地  
合明中與人合心善戰者不戰一作陣如斯而已矣拔舊安  
之四鎮委難制之兩寇求將來之端考已然之驗伏念五  
六至于再三愚下固陋知其不可伏惟朝廷再三察焉謹

議

設險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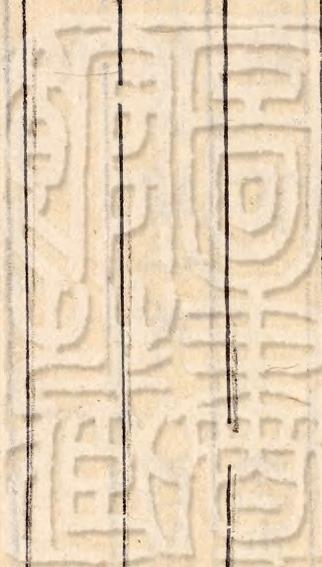
李谿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爲國之衛恃於山川丘陵郭  
郭溝池自古而然也左氏傳司馬侯對晉主以九州之險  
而不以一姓恃險爲殆此欲其夕惕戰慄而進德也說者  
不知言左氏與大易相反而曰非設險或曰孟子稱地利  
不如人和夫和不設險以爲周備也何以言之昔周室肇  
基后稷業隆昌發玉璜佐命而寶龜卜七百之祀師逾孟  
津諸侯不謀而至遂雷响風颭音殷墟圯裂乃定鼎郊鄩  
遷都洛食聿脩祖宗之業非棄德也而無險阻以自固遂  
使晉文作霸召天子於河陽楚莊問鼎之失足以爲鏡矣  
向使周設秦之險秦法周之德則七百之期可以保強大  
萬葉之制可以無棟橈也且譬之御者焉

今猶任商周之德

業述商周之仁義然後阻江漢以險使夷狄賓國岳鎮以  
險使諸侯順憑關梁以險使近甸安張四維以險使百官  
衆斷刑罰以險使盜賊止求明察以險使奸僞自險之時  
用大矣哉斯所以來遠鎮邇戢兵解甲而守終膠固也謹

議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likely a page or chapter number,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卷之四' and '四'.

大英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九

大英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九



今將此...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七十

議十

雜議

象古建侯未可議一首  
嘗舊左右議一首

漢高祖偽遊雲夢議一首

奏猶鼠議一首  
晉文公問守原議一首

昭陵寢宮議一首  
酷吏傳議一首

世祖封不義侯議一首  
西伯受命稱王議一首

焚丹議一首

象古建侯未可議  
魏徵

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又皇家兩漢之大啓山河  
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邵陵之師諸呂稱難朱虛

奮北軍之謀九鼎絕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蕭比夫秦之孤

立子弟為匹夫魏氏虛名藩捍一作翰若囹圄豈可同年而

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不一存十二字通典作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

元塗炭十不一存如蒙聖帝敷至仁以流玄澤沐春風而沾夏雨

一朝棄之為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

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

安粗脩則事在未暇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

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

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並分為國邑京

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

代俱帶蕃夷黠羗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

雖其勞將有他變難安且勿動悔或不追其未可五也原夫  
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或未可理資於通變敢進芻蕘之議  
惟明主擇焉謹議

一英華多脫畧今以通典增入

賞舊左右議

前人

議曰昔晉文反國爰議從亡之賞漢皇定鼎先說入蜀之  
功太宗兆協大橫未忘代邸之舊光武符膺赤伏猶念頴  
川之勤此一霸三王名高前代豈溺情於近習曲私於一  
物哉蓋理有必然義不得已也書曰人惟求舊左右等攀  
附麟翼多歷歲年入叅社稷之守出爲羈縻之僕冒犯鋒  
鏑契濶險難或力盡鞍甲一作馬恩澤莫沾或身沒戰場子

孫未錄羣議不息實由於此今時來有運天門已開故攀

桂疑作擊桂之謹未絕積薪之歎尚深若不申此大通疑考之

羣望介之推高潔猶未免言臣等慮不及遠輒申征替伏

惟深察悚慄謹議

漢高祖偽遊雲夢議

高叅

或曰漢高帝偽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

為文粹作謂漢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

刑矣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

狩令文粹作合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

功者進律漢時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偽遊之名不可以訓

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

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矣

文粹無以字

昔崇伯之方

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

蓋以其行偽象恭且有四岳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

行拒四岳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

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

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堯所不為也漢祖不能斟酌

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於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

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栢人陳稀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之

徒悉以叛換

漢書項氏畔換叛與畔同

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

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耻襲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

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

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寢以凌遲自雲夢始矣

### 奏猶鼠議

崔祐甫

右今月日中使某宣進止以籠盛猶鼠示百寮臣聞天生

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一作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

曰迎猶為其食田鼠也然則猶之食鼠載在典祀一作禮經以

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猶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

戾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

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

鼠也臣旋視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皆以時殺獲

為國家一作之用此鼠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一無此十一字猶受

人畜養

一作棄職

職一作既

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

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猶不食鼠之目以

此

一作茲

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存至紛

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猶鼠不可濫厠若以劉向五行傳

論之此

一無此字

恐須申命憲司察視

一作聽

貪吏誠諸邊侯無

失徼巡猶能致功鼠不為害臣忝樞近職司聰明不揆狂

愚輒獻公議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及唐文粹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鞅以畀趙衰余謂

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

川文粹作今

諸侯

不宜謀及媀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

私議於宮不博謀於鄉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䟽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一作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非失舉也非失間也

集作問非失間舉非失舉失

然猶羞當時陷後以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

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盾之義謹議

昭陵寢宮議

王仲舒貞元十四年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蕪摧毀畧

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連年欲議脩置會要作理緣

舊宮本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

欲於見往行宮處脩造所冀久遠便人會要作安又為改移舊

制恐所見會要作在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寮同商量可否

聞奏者守右補闕王仲舒議曰

伏詳勅旨以太宗陵廟衣冠所游嚴上之誠重於改作寔聖人之孝也但以既經焚毀舊制將來仙馭所經恐違虔

奉之意其本地素無泉源日羞饋祀出於人力登降難爲  
褻味又仲尼有言易墓非古臣庶兆域尚重芟夷園寢之  
間豈宜振擾不可再興版築理足明徵陛下聰明聖神德  
叶文祖寢宮廢墜歲序滋深獨留其功以俟聖旨伏惟精  
選信任大臣嚴重其禮昭告陵廟以通明靈令於栢城之  
中卜其近地畧雕琢之費因耕稼之休務錄愛人節用之  
心副文皇還郭之志天下幸甚謹議

同前

權德輿

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  
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  
無必在山上不可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

禮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

便集作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

縮版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

為異况舊制既毀新宮是脩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

且一無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饗獻之禮是資嚴恭

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饗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

言於一作潔淨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饗味所以交於神

明也因茲冽井以備薦羞所謂敬且一作潔也凡事舉必

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力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而又

無一作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呼陛下從宜之

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

山上山下而為遠近耶臣愚以為但在栢城之內則不云

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寮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一作皆唐文粹及集本

酷吏傳議

前人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為粹

謂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集本川文粹作惡

皆川文粹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

吏司馬氏脩史記文粹有始字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郅都

為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為中即將上欲搏野彘活賈

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

人文粹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歛手矻矻其為厲門

守囚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

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

入居命卿出摠列郡文粹作羣首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

之嬖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

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

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旣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

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惟埋沉命舞文巧詆之

徒目爲等夷雜列篇次至於文粹作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

體又何補焉噫噫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

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善文粹作蒞官

無處父之華異申張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

剛而無害文粹作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辯之不

惑而已天下似是之為失多矣文粹作天下似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

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氏文粹作也猶

不能辨也文粹無也字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前人

予讀東漢史至彭寵舉兵拔薊城自為燕王倉文粹作倉頭于

密等因寵獨在便室卧寐遂共殺之以其事詣闕封為不

義侯愚以為非先哲王封賞之本旨也遂作議云先師曰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

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世祖之初天命再集於此時貞

百度正三綱纂脩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

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卹鄴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  
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

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  
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王師以

征之以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之或用之而

不能盡及夫倉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徂忍待其文粹

伺卧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

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文粹亂罪不相

蔽各宜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

且舉以不義則莫可侯也文粹有而此侯三字漢爵為不

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且

如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塋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  
焉况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  
下陪臺廝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微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  
鼓臣下叛換漢書頃氏訓 換叛與畔同之原棄名器而汨藝倫且以憲  
令為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君文粹 作道山陽脅  
奪本其所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太史公口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  
文王受命作周秦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  
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文粹有 為字甚焉嘗

武王之夫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蓋仲尼美文王之

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

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

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土末

禮記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文粹革命父為天子子云

未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

誓師也曰唯我文考四字文粹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

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

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文粹有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

文王改正朔書徽號若虞詩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

王制既行則不復應文粹作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

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

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去

留天命之與奪則與文粹有存字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

歌文粹有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字則湯武放伐所

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惡

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此其非聖者

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承夫積德累仁為海內所歸

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文粹有謂革命易姓為作周也

秦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

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叙之曰十有一

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下工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沒經

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焚舟議

楊夔

秦伯伐晉兩用孟明皆敗績用之不急復伐于晉晉人不  
出遂封殺尸霸者以武爲功乎昔楚子敗晉京觀以昭武  
功楚子不從曰所以稱武者以有七德也我無一焉其可  
稱哉今稽秦師忽蹇叔之忠諫納杞子之任謀勞師欲以  
襲國殺及彭衙之敗隻輪不返渡河焚舟示其致死晉不  
與敵遂霸西戎亦未爲勝也况兩敗一勝與敵乃亡尺全  
寸焉足爲功哉夫饑虎餒狼一意於吞噬乎吾見晉之懸  
門不發者君子多矣



不亦善哉

下而只分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large black ink blot.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seal impression.

數世能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far left side of the page.



浙江圖書館藏  
012.1.31.11

上海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22451

一九 年 月 日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